

靜修先生文集

1507

乙存





靜修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416516

416507

括抱經樓舊藏元至順本補

劉君夢吉天資卓犖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
浸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皇帝方毓德
青宮聞其賢以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
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
遂不起春秋纔四十有二縉紳惜之門生裒集詩文得
數百篇右轄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錢
木傳需僕為序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日嘗以
事過保定君適居母憂哀經中留連願接為半日留頗
訝君形體癯瘠須髮頹白意其哀毀而然不謂一別遽
成永訣其悵惘為何如也若夫君之辭章閑婉冲澹清
壯頓挫理融而旨遠備作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庸何
序為姑述梗概如此君諱因夢吉其字自號靜修云東
平李謙序

靜修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白雲二章

五言古詩

韓魏公祠

黃金臺

馮瀛王吟詩臺

龍潭

西山

勸飲

有大如天地

雜著集韻句

偶書

游源泉

玉溪精廬

游雲水菴

泛舟西溪

雪花酒妙識得

詠梅

玉簪

八月十七日望

翟節婦詩併序

卷之二

五言古詩

郭翁詩併序

仙臺

經古城

張燕公讀書堂

名飲山亭

池上

女羅生松枝

孤雲

長起書事丁丑五明

游天城

會飲山中

隱仙谷

題歲寒亭

喜雨分韻賦賦賦賦

種松

白蓮

瓊花圖

白馬篇

友善堂詩逸文子周使江西

九日登洪崖有道士居此矜

游龍宮

寄宋生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妙識得

蜀葵

有懷

種芋

秋晚登西山

沙溝二詠

漱霞巖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書堂谷晏坐

吳山夜雪圖

燕歌行

代來使答淵明

嚴光

李伯堅宣慰荆南併序

送劉校書回

送郝仲常游北嶽

學東坡小圃五詠

枸杞

甘菊

黃精

獨酌

寓意

行家園樂畦

登聖泉菴

飛泉亭

六華峯

寓意二首

重游北溪分韻得暉字

月下獨酌

四皓二首

答樂天問三首

幽禽

李從事北上

植榴

地黃

薯蕷

卷之三

和陶

和九日閑居

和乞食

和移居二首

和九月九日

和有會而作佛序

和雜詩十一首

和詠二疏

和詠荆軻

卷之四

和歸田園居五首

和連雨獨飲

和遷舊居

和飲酒二十首

和擬古九首

和詠貧士七首

和詠三良

和讀山海經十二首

十言古詩

桃源行

塞翁行

感秋思古人

西山

薛稷雙鶴

宋菊圖

雪翠軒

飲山亭雨後

李賀醉吟

陳氏莊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續十二辰詩

登鎮州龍興寺閣

癘醫劉茂之詩卷

乙亥十月往平定奔外舅郭判官喪早發土門

宿故關書所見

范寬雪山

荆南送橘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卷之五

十言古詩

三月二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飲仲誠柳瓢

元章論書帖

友人送枳木丸

明河秋夕圖

美人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剪製香奩絕巧持以求

子詩

阿寅百醉

張元帥寶刀

雪浪石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子求詩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明遠堂賞蓮醉賦

緡熙殿硯宋理宗

雪翠軒觀太寧火

煙霞觀雲巢松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南溪行

白鴈行

卷之六

觀雷淡

挂書牛角圖

食筍

照明殿古墨宋慶宗

霸陵圖

送徐生還鄂併序

趙生水墨虎

金太子允恭墨行

盡吾王翁畫像併序

山行見馬耳峯

玉簪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游郎山

浙江潮圖

清江曲

示孫諸

宿田家

卷之七

詩

除夕

登武陽

蒲城道中

重游源泉

書堂旅夜二首

虞帝廟二首

城南

早行

水亭夏日

秋望

早發滹上

重渡滹沱

登鎮州陽和門

文章

周邵

送東海相士

贈答徐生

過唐水望堯山

宋道人八十詩

寒夜

感范女

先天漆硯詩併序
半世

晚上易臺

鄉郡南樓懷古

夏夜

張氏別墅

生日

奇村道中

有客

白菊

野興二首

雜詩

偶書

恒山樓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一身

上塚

寄答祖丈

憶金坡道院

哭張之傑

哀郭勸農

閔費氏名方

鄉人王母九十

哀徐生

褚母節孝詩卷

願齋張先生挽卷

山中憶故人

送尹宰

鸚鵡

種杞

採野苴

秋日

酒令

旅夜

名醫張國綱挽卷

盧學士按察江東

楊子忠總管福州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劉仲文挽章併序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

眼醫詩卷

寄彥通

何太夫人壽二首

夢採松脂及甘菊

過奉先

移甘菊

食瓜白

張監院過

觀藥爐自戲二首

送友生

送成判官

郭判官按察廣右

登保府市閣

挽章

蕩尊宋祕監索賦

示張源

嘉商從 親王鎮懷孟

卷之八

詩

春陰

多病

偶成

十月朔展省後登古城有感

道士孫伯英故居併序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

登雒州城樓

秋日有感

日午

湖上

湖上

夢先隴

宿玉泉村先父嘗欲隱于此 外家西園李花

晚眺 惡鳥

山中月夕 曉出西塘

五月二十二日登樓 南樓

良辰 淺酌

野亭會飲二首 過鎮州

夢鎮州潭園先父舊隱 讀漢高帝紀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秋夕大風有感

易臺 水燈

盆池 西窓

方鏡 記夢併序

有懷 偶作

捲簾 放歌

高亭 老岸

自適 幾葉

世上 老大

萬古 人生

山石 冬日

夏日即事 馬酒

午窓 冬日

平昔 中秋

次人韻 次韻答張夢符侍郎

人情 有客

卷之九 雨夜

現前 上塚

桃花菊 夏日幽居二首

夏日飲山亭 午睡

新晴 醉梨

送人官浙西 九日客至

贈趙丈八十詩併序

九月晦日過鎮州宿趙徵士皇極道菴

寄張之傑 黃精地黃合釀名以地仙酒

席上分賦一杯二首 張氏西園

示彩麟 除夕

秋郊 蕃薇酒

送董巨濟尋親 賈氏溪堂

望易京 七月九日往雄州

水門菴

答或者以所註孫子見示二首

溪光亭看雨 避暑玉溪山

飲江漢白 鄉先生漢韓太傅嬰墓

玉柱雙清香 對菊

西湖 玉乳峯

積雨 溪光亭小憩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秋夜

潤早 過徐橋

宿龍宮 過東安趙宋先塋

秋夜 洪元宮 明日擬到天城

十七日

卷之十

七言律詩

張仲賢登慰淮東過予山中臨別贈詩
城樓待雨

白海青

想謁山寺

武陽故臺

登武遂北城

唐張忠孝山亭故基

次韻答范陽郭生

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縣君奉議君故治

嘗相士詩卷

笑西大雨次人韻

次韻答王之才

水北道館

晨坐

郭太守提舉松江

放歌

反垂柳短吟

爆栗

宿鄉僧致公房

秋霖

海南鳥

春日游山

次韻答趙君玉

題贈邾道人詩卷

新曆

宿幸陽臺

留題山房

寄彥通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寄

付阿山誦

與客會飲野亭

野興

新秋

雙清堂遺址

玉簪

示有寄

哭申也

贈韓道人

贈司馬道士

會飲北山

登中山北城

暮春山游

千戶喬侯挽卷

飲聞雞臺

西山雅會

卷之十一

五言絕句

次韻憫雨

有懷

白滿

次韻劉尚書

貧士

深陽李丈九十壽

送人官吳中

宿趙山人房有懷

樓上

何太夫人生日

故人見訪山中

登高有感

孫沁州哀挽

明珠次一首

石潭

慎獨

偶書

觀化

石鼎聯句圖

百蝶圖

夢題村舍壁上己卯正月三日

村居雜詩五首

屏上草蟲四首

螳螂

螻蛄

飲山亭雜花卉八首

牡丹

薔薇

夜合

木槿

蜀葵

芍藥

萱草

看雪

出花

盆池

箕盤

鴈圖

飲山亭獨坐

溪橋步月圖

卷之十二

臘盡

試筆二首

抱陽南軒

九日九飲

銅雀瓦硯

以杖畫雪偶成

春暮

講八份首章一首

講人之生也直章一首

講求仁得仁章一首

新居二首

採柏圖

堯民圖四首

觀梅有感

溪上

西郊

早秋

絕句

商方爵

偶書一首

呂洞賓畫像

史處士挽章

偶成

題山水扇頭

讀史評

山中客夜

喜雨書事六首

山行

春曉

仙人圖一首

講學而首章一首

講周而不比章

驕吝

一元

今月

採藥

幽風圖二首

山家

偶書

夏日

春盡

寒食道中

故園寒食

宿山寺

廢園

己卯九月二十八日夢

其第三句因足成之

己卯元日二首

下山三首

漫記七首

寒食出郭

冬曉

許田棄瓢圖二首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題枯木怪石圖

酬寫真者

題秋景扇頭

金太子允恭墨竹二首

宿山村

曾點扇頭二首

理西齋成

郭氏家山圖

秋山平遠圖

憶飲山亭

行樂有感

山家

感事

記夢

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

庚辰元日二首

戲判游山詩卷二首

草亭睡起

即事

可養

癸酉書事

探春

夢中題吟風亭壁

月下

游飲山亭二首

里社圖一首

燕居圖

幽人圖一首

書李渤繼德高蹈圖首

郭熙山水卷

畫睡

七言絕句

七言絕句

客來

郝生知林州

送琴客還池州 五首

大暑絕句

山泉

睡起

朱孝子割股詩卷 二首

讀史

雲山晚景圖

袁茶

祖思養家藏畫冊 二首

敗荷野鴨

讀史漫記

春雲出谷橫披

狂生

宿洪崖觀

北窻看雪

次人韻 二首

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書事 五首

雪嶺遇雨

漫題

帝鳥

謝勳十載月圖

早起

偶書

即事

田孝子詩卷

偶書

書田舍壁

龜蓮圖

風柳牧牛

梅雀扇頭

見梅

名吾山亭

絕句

秋煙疊障圖

登樓絕句

寫真詩卷 二首

顏曾 二首

梁甫吟

道境

畫猿

感興 七首

山行遇雨

邯鄲歌枕圖

夜坐即席賦燈花瓶聲 二首

霜落

落花

中山道中

李白時馬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孫尚書家山水卷 三首

夷皓

題宋理宗詩卷後

春齋

題崔氏雪竹海棠 二軒

王君願縱私屬詩卷

王治中請蠲免回

賀廉侯舉次兒子

萬壽宮館舍

朱君挽章

李臨城哀挽 字仲溫

卷之十五

水調歌頭

鵲橋仙 二首

清平樂 五首

華山圖

天命 二首

山寺早起

答友人見寄

次人望雨韻

中秋無月

高卧圖

對茶

聞角

勉齋

跋遺山墨跡

陶母剪髮橫披

題孫氏永慕圖

寄楊晉州 二首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陳齋 二首

長卿兒子百醉 二首

念奴嬌 一首

玉漏遲

菩薩蠻 四首

木蘭花 二首

人月圓 一首

西江月 一首

南鄉子 二首

喜遷鶯

臨江仙 一首

朝中措

風中柳

朝中措

喜遷鶯

臨江仙 一首

朝中措

風中柳

朝中措

喜遷鶯

臨江仙 一首

朝中措

風中柳

朝中措

喜遷鶯

臨江仙 一首

朝中措

風中柳

朝中措

喜遷鶯

臨江仙 一首

卷之十六

碑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大元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大元故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卷之十七

墓表

孝子田君墓表

趙士寇君墓表

涪水李君墓表

墓誌

武強尉孫君墓誌

郭君夫人墓誌銘

易水太守郭君墓誌

新安王生墓誌

記

馴鼠記

麟齋記

退齋記

何氏二鶴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種德亭記

櫛書記

朝川圖記

葵樓古器記

歸雲菴記

游高氏園記

鶴菴記

卷之十九

序

趙徵士集註陰符經序

內經類編序

莊周夢蝶圖序

送程判官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賜校詩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古里氏名字序

田景延寯真詩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篆隸偏傍正謬序

送郝季常知潁州序

送張仲賢宣慰淮東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廉公惠更名序

徐生哀挽序

中祀釋奠儀序

卷之二十

論

唯諾說

張潛名說

遂初亭說

皇甫巽字說

少中李公名字說

唯諾後說

意齋說

道貴堂說

王景勉名字說

嘉氏子字說

王孝女推門銘 併序

友松軒銘 併序

神農畫像贊

退翁真贊

書畫像自贊

王允中真贊

郭安道真贊

祝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告峨山龍湫文

祭文

祭揚侍制文

祭參知政事王彥才文

祭張御史文

祭鄉文王利甫文

哀辭

玉田楊先生哀辭 併序

卷之二十一

書

上宰相書

答何尚書書

答張推官書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靈陽觀鳩糧疏

雜著

節孝

書示場醫

敘節婦賈韓

卷二十二

題跋

書太極圖後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書王維集後

跋魯公祭李明姪文真蹟後

書王子端草書後

書遼金以來諸人辭翰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靜修先生文集目錄終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一

辭

白雲一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衆星皎皎兮水波不揚渺予思之苦遇兮耿在目而不忘音容著兮形無方蕭子中立兮四無旁子無歸去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東生兮忽西沉玄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心億萬里兮捐所歆曠同游兮啓雲襟子無歸來兮山幽水深

五言古詩

韓魏公祠

定州古北門作鎮多英奇如何郡學傍獨有魏公碑乾坤極厚大運動物不知堂堂宋二朝斡旋公似之惟公玄默開泰山已四維天宇公之祠元氣非公誰郡人一何愚而於公欲私大者且勿論緒餘猶卅師千年閱古堂誰歌鄭國詩公開古堂富公有詩裴徊老柏前月送秋鶴飛悠悠五色雲悵望今何歸

仙臺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為煙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二山巨鰲躡山人蟻雖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為神仙空山無筇鶴落日下飢鷺今古非一臺浩歎秋風前

黃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為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繞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飢鷺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經古城

我行常山尾高城墮吾前按轡覽形勢依依見全燕易水開前襟飛狐連右肩遙想豪傑場撫已增慨然薪人過我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子攷古今幾年沉思未及答行歌入蒼煙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為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為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沉沉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幽何當剗疊嶂一洗他山羞

張燕公讀書堂

陰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絃誦遐情納方寸灝露警宵夢既有真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文雖數燕許名不並姚宋遂令百廿下煙霞抱餘痛尋幽縱步貪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茲山有道氣會遇或天縱聊以求今朝白雲不可種

龍潭

盤磴脫交陰平壇得高岑高岑不可攀哀湍激幽音窮源豈不得爽氣來駸駸靈潤發山骨沮洳下崖陰為問石上苔妙理誰曾尋乾坤有乾溢此水無古今下有靈物棲倒影毛髮森東州早連歲呼龍動雲杯顧此百丈潭豈無三日霖為霖此雖能鞭策由天心日暮碧雲合空山深復深

名飲山亭

飲人不飲酒千載誰與期賴有此山色我杯時一持西郊遠市井林亭對山暉主人知愛客釀酒無虛時佳客麟鳳然人亦難致之君亭有吾山招飲當不辭

西山

西山澹無姿中有羲皇前翻思太古人事業何不傳三墳亦何罪世遠成交煙紛紛後來人暮死爭朝妍勲名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惟餘方寸心天地相後先

池上

今朝好風日出門何所之西城得山多一水揚清漪溪翁指水言此貨天下奇不有磴百區猶當稻如坻擬從陶朱公斷取高陽池累粟九州合隱隱千石飽食魚素無望觀水今有期所期偏區域不見貧者飢

勤飲

同類天地中相親理所宜前後億萬年而我生此時前子既不及後孰能待之同時四海內偏識將無期所識既無幾賞心又當誰政有賞心人會遇亦復希當其會遇時豈無事相違今朝好風色不飲君何辭

女羅生松枝

女羅生松枝不及松生年松枝權為薪豈知山石堅誰云高山雲曾見天地先人生朝露爾豈止蜉蝣然蕩蕩山海圖悠悠皇極元其間何物無何事無推遷事有古今希達觀如寒暄君今不遠游自苦良可憐

有大如天地

有大如天地日夜長乾乾有小如螻蟻營營誰使然我亦形蹟中豈得獨安閑萬物相為用錯綜盈兩間如身百骸具少一為不完有形無虛生豈子獨贅偏森然氣分內既有不可鑄蝮蛇誰宥之生生亦能延安有人道尊埋滅獨不傳乾乾以為師餘者一聽天

孤雲

孤雲生幾時冉冉何所適豈無崑崙華高路遠嗟獨力徘徊天中央明月為顏色下有幽棲士歲晏倚青壁朝飲澗下泉暮拂松間石相對澹忘情倒影寒潭碧

雜著二首 集陶句

人生豈不勞終古謂之然孰是都不營早起暮歸眠過足非所欽躬耕非所數但使願無違甘以辭華軒正爾不可得在己何怨天自古有黜妻被服常不完祭叟老帶索飢寒况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

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止千萬端世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真無所先詩書

塞座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糧宿中田促席延

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晨起書事丁丑五月廿八日

蒼星擘明河三月麗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

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彩芒誰令
月中佇視瑤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
絲翠暈揚清芳嫩雲生碧鮮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
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
境已茫茫靈樞夢為病周官夢為祥寤言札諸闔庸俟
知者詳

偶書

開眼昭昭天無形有痛癢斯人亦安忍斷喪甘自枉棍
中蟲一嚙其死隨翻掌乃知天人間感應如影響

游天城

逕遠澗隨曲崖深山漸少居然翠一城四壁立如掃天
設限仙凡雲生失昏曉平生萬事懶登臨即輕矯山靈
知信息風煙又傾倒顧瞻因能仰况應習稱好端居得
蕭寂遠眺礙孤峭乃知方寸間別有萬物表未須凌絕
頂曾次青已了

游源泉

叢祠鬱蒼翠萬古藏清幽冷然石上足不逐蒼波流長
風索我御欲舉仍遂留白雲何山來相對亦悠悠

會飲山中

鳴禽變初節白雲思高山笑拊蒼然石為謝區中綬舉
孟屬何人四顧心茫然雲煙互吞吐巖壑如相先人閒
此幻境過眼成千年山家有酒令飲外可無言

玉溪精廬

居然山四顧危檻俯晴春川氣生不極翠潤流衣巾林
陰起薄暮酒色生微醺歌聲忽落谷驚歸欲飛雲

隱仙谷

山川舍太古風氣如未開中有幽棲人日暮斲蒼苔吾
曾素義皇人世不可諧此地復何地恍若春登臺山巔
掩對峙石徑迷繁回桑麻連水竹屋宇依山崖燕南避
世謠千古知我懷橫渠百丈師一區竟相乖知音得元
老龍門有遺齋伊淵先生方善址荒廢為無用之地
得蕭蕭之真傳之至今其蹟不才亦能為龍門講堂
門下美事賤子孤旅人念此良悠哉於世豈有望居山
亦無媒舉杯對山靈欲去仍徘徊他年要勝跡此駕當
招來

游雲水峯

乘春奮幽潛觀化登立山哀涼聞遠壑息駕思雲關懇
石密松柱結屋深茅管生煙紛漠漠激流散潺湲山石
浮壽色潤木榮歡顏覽物有真意撫節驚循環悠然千
載情儼若磐石閒眷焉欲晤語古人何當還

題歲寒亭

西州有佳士種松秋水垠歲寒得所師銘齋豈徒云要
知松柏心亦願濯南薰交枝鬱葱藉喜與萬木群當此
搖落中勁節獨排雲雖得後凋知歲寒非所欣

泛舟西溪

萬山倒蒼浪一葉凌差我差我為飛舞翠影如婆娑輕
陰散雨足淨綠生圓波人間碧海幻老眼青銅磨風雲
幾千古辦此兩一蓑溪南有幽人鼓棹前山阿煙深渺
無處月色浮松蘿

喜雨

壬申秋大水一雨乃孤注九年鐫寸積曾未辦朝露
以雨我公田分韻得兩字

塘此何日還我滄洲趣夜來雲初作期待一如故既聞
漸成陣尚謂行且住甫于驚已狂及犁數無數平明報
三尺感激淚將兩玄功亦雄哉回旋易指顧呼酒欲鯨
吞哦詩有神助區區喜與憂豈為一飽慮

雪花酒分韻得如字

古人重甘澤兩雪名所居何如千里白斂之寄一壺神
物與造化醞釀同機樞夢中聞酒熟天花已紛如况復
吟風亭與來標百觚天地無餘春山澤豈全隳何當一
灑之豐年偏窳區收藏有奇功六月天為鑪冰壺連水
鑑千載誰與俱林間有清風此酒不可無

種松

萬牛來丘山大厦高崔嵬當年誰苦心遺此千歲材手
持百松子與之備傾頽殷勤囑造物為護荒山隈今來
見蒙末喜溢蒼煙堆十年望根立百年辨風雷自此千
萬年再見明堂開東家十年計戡戡千頭栽豈不早有
望求此良悠哉

詠梅

燕南舊無梅寒花為誰芳月色隱清艷幽香竟難藏寸
心警殘雪孤根待朝陽只有橫斜參萬里同昏黃

白蓮

水花離風塵素質更深靜灑露凝幽香皎月散清景誰
並絕世安滲然水中影青房生苦心秋風逼涼冷安得
同愛人共此良夜永

王簪

堂陰秋氣集幽花獨清新臨風玉一簪含情待何人含
情不自展未展情更真徘徊明月光泛泛如相親因之

欲有託風髮渺冰輪

瓊花園

淮海秀瓊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辦此初坤靈心亦苦平
生勞夢想江煙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
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瑤臺舊
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香暗相許

八月十七日望

前日中秋節今宵月方圓人間歡賞竟此際吾獨觀吾
觀意有在高歌問青天蒼蒼非正色而况此輝娟去我
當遠近相值果正偏徑圓知幾許附麗或空懸既疑九
崩如復昧左右旋有食定何物中黑胡為然何當及倒
景迫視如弄丸一祛萬古惑如生天地先吾觀意在此
餘光何足憐

白馬

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走擊秦會之事
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二十從軍行三十始來歸矯首
望八荒功業無可為將身弭大患報效或在茲豈不知
非分常恐負所期非干復讎怨不為酬恩私律哉八尺
軀膽志出所希惜此博浪氣不遇黃石師代天出威福
國柄誰當持匹夫赫斯怒時事亦堪悲

程節婦詩并序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
紀為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
有婦人曰程氏年二十餘其夫從軍死於所
事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
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遵時如

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隣里救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子聞之爲你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子詩者使程之風節凜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無際烈士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早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爲所依惟黃泉鄉隣救引决烈日丹衷懸誰辦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聞風疑如竹飄蕭動疎煙千年吟詩臺我我太寧巔爲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太寧山有馮道吟詩臺距翟居南數十里

至順庚午孟秋宗文堂刊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一

靜修先生文集 卷二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郭翁詩

翁名恩本相人少爲輪扁業亂後流寓保定年今近九十矣早與其兄相失後聞其居河南老無所依翁乃二往迎之及至奉事惟謹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僕御其兄卧病翁親爲洗滌刷翰其兄臨終嘗以遺骸歸附爲託而翁亦極力以成其志郡中諸老人與翁年相若游相好者數數爲子道翁行事如此子感歎不已爲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况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此翁少有兄干戈鄉縣異哀鳴念羈孤相思勞夢寐自誓畢此生復爾歡聚遂千里二往返竟扶籃輿至夜雨一方床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僅百役一身寄效兒浣廁愉代婦理中饋生志悼獨憂死免道路棄關河隔故立走迷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知惟藝事作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我昔客鎮州東隣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疑如霜百年翰林銘許與聲琅愧昔知君淺喜今窺汪洋暫會復遠別江山懷豫章舉目見良朋曾中非故鄉但要兵亂餘民氣恐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九日登洪崖有道士居此

甲居不見秋登高自誰始清狂未免俗謹厚亦復爾山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屈指數勝游茲山居食指高絕

讓龍門平敞亦專美群山渺波鱗天開見洪水列嶽真
情聖遐瞰小千里却恐行路人視子旋磨蟻解衣林表
坐爛摘葡萄紫甘漿來逡巡毛骨脫泥滓勝境得真賞
泉石迥如洗况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相對已忘言
笑雲林喜回首暮煙深高歌望吾子

游龍宮

翠澗如生煙石瀨欲無雪縱目失平地仰面猶清越時
節未高春生意方謀泄隨時久閑藏與物今超越茲遊
豈人力勝境殆天設附石看棲龍騎驎仇池穴聞說如
桃源自此有深絕拂衣徑欲往不見當年轍獨立馭長
風哀歌山石裂

獨酌

青山澹無夢相憶無由來每當西北風曠然開我懷為
從山中至對之舉吾杯主人有佳客此門容勿開

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吞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有
客報渾一曾次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逸興風飄裾家人
笑挽之恐遂凌空虛寄聲游宦子歸與江山俱閉門望
雲濤屋梁霜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徑圓一千
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滿灑爽氣餘清臞明朝函丈中
坐對江陵圖

分韻得却字

三月二十一日同仲韞飲北溪
世紛謝已久况若膺今昨惟餘北山雲可愛不可却時
當持詩往報復亦不惡百年何將軍山林未寂寞北溪
擅佳名春服亦成約頗聞張氏宅池館自疏鑿不須弔
鵝池且喜餘巖壑春風覺我來佳色動叢薄煙霏竒奇

供乍喜復可愕顧盼不暇給遲回迷所託清泉會人意
愛弄入杯杓觴流水故遲歌發聲仍作野軟旋充盤舉
網聞魚躍生徒展餘歡賓友雜善謔圖畫沂上翁意象
窪尊酌蒼苔笑仰天微風蕩雲暮禽鳥過我鳴似語翁
正樂大笑昔人愚所見未脫畧後來亦塵跡俯仰語成
錯人心妙無際崑崙復磅礴一元貫萬古普遍無郭郭
雅意不可言商歌蒲琴廓源泉古北溪也金大行人彌
通古故居今為平規所據弔轉池見鍾氏弔右君宅文

蜀葵

蜀葵落秋子已能成小叢如何同枝花隱隱才含紅
氣有先後萬物誰窮通伊誰數遲春來此尊酒同

寓意

萬物凍欲折中有天地春一元貫萬古生意誰能屯但
苦未充滿此心終難伸秋風鬢毛改卓爾顏家貧

有懷

朝詠小招辭暮歌白頭吟出門何所適欲語誰同心豈
無平生交顏色非真金目送西南鴻令人思子深思子
不可置誰從懷好音年意惜已往進脩徵來今

行家園藥畦

極覽力不任近尋情亦親勤人良可愧生物庸非仁氣
雜沒畦陽洗去如游塵激流不知小因風亦生鱗羊乳
生氣少靈尾渺無聞牛欄頗肥澤老馬或當神薯區才
數本臘粥思及隣庭前席許地可望濟病身茫茫天字
閑此意難重陳

種芋

借地斲深區西隣計已成雖無范陽種尚愛君子名羹

壤豆箕爛南風綠雲平欲知子有孫當驗華與莖飢腸
日有望歲晚分杯羹朱蔡學圃亭先著種芋經欲持已
試驗盡令鄉社行

登聖泉菴

緩轡指西山振策凌崇丘臨風一回首擾擾令人愁蒼
石負嶠崎碧草藉方幽長林之餘霽初節成高秋端居
氣始平頽然漸神游舉目欣所期叩心思欲酬為問石
上松千年為誰留飄飄巢居子歲晚同歸休

秋晚登西山

十日罷琴誦超搖慕飛仙天風何許來吹我蒼崖巔誰
知此絕境秋華亦芳鮮采采泛清尊山容變春妍只應
城中人遙知弄雲煙若見孤鴻來可詠悠然篇

沙溝二詠

秋霞巖

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涼蘇病骨醉暈浮巖幽萬
象春意融頽然得歸休擾擾路傍子無勞歌遠游

飛泉亭

掩磁多靈草秋空掩飛泉曾中玉芙蓉浦意清冷消火
食困煩鬱下顧心茫然何當分一杯灑落齊州煙

九月攜諸生登西山

九月初服成童冠從我游萬古清沂春重結西山秋白
雲歸青岑狂瀾落滄洲水噴來長風爽賴生巖幽清商
失搖落生氣浮林丘門生顧我言樂矣行歸休風杖尚
飄然此意浩難收

六華峯

入山探靈芝濯足東澗濱白雲不可招丹霞有餘津長

風忽絕頂低哉凌翠氛舉手問浮世此子今何人

書堂谷晏坐

上有青天墜下引碧澗滋中有晏坐石日夕忘吾歸求
懷幽棲人千載誰與期人間九瀛海蒼蒼天所圍黃塵
重如霧舉手下欲揮白雲如可招願作雙鶴飛

寓意二首

愁陰翳陽景超然異遠游天風忽吹衣命駕崑崙立冰
壺洗秋露霽月霜空流平生多故人回首生離憂
世路苦嶮巖游子天一方况是青春深桃李爭芳方相
媒有百鳥巧韻無絲管各行雖云樂歸哉非故鄉

吳山夜雪圖

江南無寒歲一雪今幾時吳山豈無春畫此寒巖姿壯
哉萬里流下廢東南馳曾中謾長風俯仰今古非誰能

小海唱為和大江詞

重游北溪分韻得聯字
蒼黃澹野色草樹含清暉林居隱葱蒨晴嵐散窳微歸
雲有真意鳴禽發天機勝處必深會輕觸豈虛揮山泉
來何從北望空依依

燕歌行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
歌在何處盤箭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
遙相連風雨墮嗟我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
管樂道義無丘軻蠶蠻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
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曲終哀思多

月下獨酌

佳月靜可飲一天明水寒餘光泛不極徘徊尊俎間但

覺涼露下不知清夜闌醉眠吾有與君當下西山

代來使答淵明

何時發大日山中雲出時出山山更佳草木非所知公
田幸有林何問菊與薇一笑領此意豈豈為酒歸

四皓二首

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須眉不得見猶思見南山每
當西去鴻目極天際還馬遷歌采薇託名夷齊間執謂
紫芝曲能形此心開鄙哉山林槁博也或可班安得六
黃鵠五老相追攀一笑二千古浩蕩觀人寰

留侯在漢廷四老在南山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一
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高飛橫四海北雜生羽翰孺子
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平生無遺策此舉良可歎出處今
誤我惜哉不早還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間

嚴光

文叔雖天子因陵位愈尊為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兩
星映千古精爽如尚存有此謹厚者可贈狂奴真巢由
本不經怪妄徒擬倫中庸又蕪沒矯激非天民惟餘仁
義語至今凜若新想像富春石崖鬼猶起人

答樂天問二首

二氣日交感變態何紛紛清濁與厚薄賦子定難均世
運如四時類聚仍群分并沉子奪間今古亦難倫天道
自悠遠百年寓此身未來不可見既往有未聞愚者或
貴壽賢者或賤必龍亢豈無悔螻蟻豈不伸君自不知
此何云詰義文

遊故開關初造化惟陰陽錯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稽
梁固為愛豺狼非故殃物理本對待生氣常相持孔聖

豈無後暴秦不可長鬼神禍福機昭昭亦可量挑囓李
樹死城焚池魚傷外來非我取生意自洋洋君何不思
此徒欲問宮眷

樂天種香草有艾同根株鋤蕪兩相妨題詩問何如恨
君計已晚草草種樹初根莖不早辨使與莖葉俱鋤根
固相傷莖葉猶可除臭葉日以除香莖日以蘇區區彼
微根僅有知無餘雖膏灌溉恩生意已漸踈君今尚未
決歲晚益難圖

李伯堅宣慰荆南并序

李公伯堅幼以世家子入事 北安王來典

保定蓋為 王守分地也安靜樂易屈已下

士郡嘗被水災力請於 朝多所蠲復郡人

賴之為郡五年 王朝京師有司被 王教

宜奏公宣慰一道至元二十七年二月十五

日 詔下當往荆湖保府諸公賦詩為贈郡

人劉因為之序

荆南壯哉郡作鎮多英奇二年廉相國千古甘棠詩聞

公相國客荆人恐來遲公來何所望望如相國慈有子

父乃顯觀臣王可知榮親與報主勉力在此時

幽禽

幽禽初出谷其聲何熙熙但知春可鳴渾忘蟄凍時天

生復天殺恩怨敢自私家家古人心世遠今誰知

送劉校書回

祁陽堯故國淳朴餘山川每見祁陽人心如對堯年而

况賢宗盟久矣相周旋今年護我歸青山照華顛颯我

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動戒在戲當誦東銘篇

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動戒在戲當誦東銘篇

李從事北上

在昔為趙客君方接鎮州前年從事保我為鄉人留今
聞當上計通值將南游區區四五年足跡無少休窮達
難云異飄泊同羈愁

送郝仲常游北嶽

大茂玄都闕他山拱萬靈風靈凜神化河海盡襟形昂
畢空留影坐并未了青追封王制變偕祀世塵腥禮樂
心難切煙霞骨有銘長懷七十戶為我謝仙局

植榴

植榴將食實三年不見花日夕灌溉勞物情自可嗟今
朝兩相忘靜綠清且佳三歎詠此意不覺芳陰斜

學東坡小圃五詠

枸杞

仙苗被城郭聞之祀國人始疑制名初義與荆揚鈞遠
慙勾漏令空望黃河濱常山古靈潤煙霞流餘津青萸
發丹乳厚餉謝我神世人厭肥膩思與雅濤親客來薦
蔬茗用以華吾貧方書自有本疑信未敢真偶思青城
山山人壽且淳手持羲皇書念此區中民

地黃

山行多上藥地賤名亦辱村民諺善染功能竟誰錄仙
翁種藝法隱處未成卜旅居容小試膏土課深斲頃筐
如有秋靈液光潤屋俯鑑盈影中華髮已思綠九醞謝
清泉鄰墻挹餘馥朝陽發蒼涼與世解醒毒元氣久瀟
索內熱紛相逐黃鶴憑寄聲山中酒方熟

甘菊

金行發黃素風露饒甘馨政使非上藥猶當充前庭對

花論陶詩持詩問淵明帝鄉不可期安用制顏齡忍飢
噴松柏直以奴僕輕東坡豈忘比空腹嚼落英采采還
自笑君今何所營無病不服藥即子有深情壽大付天
公歐陽差失平吾心在蠲疾持此報兩生

薯蕷

玉延事艱養朽壤深以密短接受柔條惡鬱護風日首
居之肉味勞生苦處疾松聲汎綠畦夢聞石鼎溢初疑
湯餅滑乍見晴雲出和飲宜否酪煎漿縷崖蜜餉隣報
炊芋留客代根菜人菓疑自環留種戒勿失奇人分常
薄計用今六七靈物聞善化慎勿輕呵叱

黃精

黃精晚得名丹家貴失草藉藉仙經中參木避華藻名
高有物忌撻養幾摧倒春風入清曉英翹忽已好感子
灌漑恩糜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探討世變閱
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達效之寄襟抱釋爾任重
憂歲晚共一編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三

和陶集

和九日閑居

深居忘晦朔好事惟侯生偶因菊酒至喜聞佳節名香
醪泛掌郭醉境還空明青天凜冠帽浩空秋秋聲細懷
長沙孫生氣流千齡乾坤一東離南山久已傾回看聲
利徒僅比秋花榮撫時感遺事可見萬古情興詩此三
復淹留豈無成

和歸田園居 五首

少小不解事談笑論居山為問五柳陶栽培幾何年安
得十畝宅背山復臨淵東隣漢陰圃西家鹿門田前通
仇池路後接桃源間熙熙小國樂夢想羲皇前石上無
禾生燦爛空白煙營營區中民擾擾風中顛未論無田
歸歸田誰獨閑迂哉仲長統論說徒紛然

商顏高在奉天馬脫羈鞅東陵高在漢雲鴻跡遐想超
然秦漢外當年誰長往每讀淵明詩最愛桃源長北望
徐無山幽棲亦深廣空和歸田吟商聲振林莽
塊坐生理薄出門交友稀田翁偶招飲意悵灣忘歸游
奉鸞避竈過宋須微衣永謝門外種從翁不相違

曾聞五十畝筆瓢足自娛顏生未全貧在首陽墟商
顏遇任秦蕭然真隱居箕山彼何為結葉松一株富貴
豈不好有時貧不如在巷非不足當舒豈有餘誰持二
徑笑我囊空虛傭書易斗米吾田亦非無

吾宗古清白耕牧巨河曲雖非公卿門紆朱相接足陵
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舉自遺安齋 先考嘗題所居齋
日遠安先訓炳如燭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

和乞食

好廉中無實觸事或發之萬鍾志義理一簞形色辭吾
貧又自信笑聽溝壑來偶聞啼飢子低眉問殘杯兒帝
尚云可最愧南陵詩豈無之貧念慚非動時才人理諒
多關清規亦徒貽

和連雨獨飲

吾心物無競木醉已頽然乾坤萬萬古坐我春風間弱
女亦何知挽衣呼我仙窺人蒼鳥喜共舞風雪天舉觴
屬義皇身在大古先忽遇弄丸翁見責久不還一笑了
無間今夕是何年遙望白雲欲辯已忘言

和移居二首

十年寓茲邑渾家如之宅言念息吾廬頽然在斯夕床
頭四子書補閑新水投寒疏挂庭柯風葉涌龜席藩垣
謾清貧單瓢闕今昔珍重顏樂功先賢重剝析
躬耕力不任閉戶傳書詩資生豈師道舍此無所之今
年穀翔貴自笑還自息安居逢歲歉除動天時強顏
慰妻孥一飽在來茲雪好炊餅大占年不吾欺

和還舊居

巨河西北來浩浩東溟歸河邊兩榆柳游子無窮悲樹
老我何堪物是人已非隣翁醉相勞自云鬼錄遺早晚
見先公問爾今何依豈無磊磊功使下地下推香聲謝
隣翁讀書志未衰持此報吾親餘事手一揮

和九月九日

九月閉物初孤陽困無交園木眩霜紅豈醉愛風凋物
外風零春氣橫湖海高舉手謝浮世疑勝思層霄揮觴
送秋節哀此造物勞傾河瀉萬彙隨手如沃焦崇高笑

山斗未能出鈞陶况復草間蟲區區寒露朝
和飲酒二十首

尊雲上玄酒此意誰得之人道何所本乃在羲皇時頗
愛陶淵明寓情常在茲子倡我為和樂矣夫何疑有問
所樂何欲贈不可持

醉翁意自樂非酒亦非山頽然氣坤適酒功差可言謂
此不在酒得飽忘豐年君知太和味方得酒中傳

阮生本嗜狂欺世仍不情酒中苟有道當與世同名何
為戒兒子不作大先生良心於此發慨想令人驚士生

道喪後美才多無成

草木望子成豈憂霜露飛禽鳥忘身勞但恐飢雛悲生
意塞兩間乾坤果何依我既生其中此理須同歸喜見
兒女長不慮歲月衰雖為曠士蓋理在庶無違

山人有靜癖苦厭一瓢喧奈何眾竅號萬木隨風偏我
常涉千里險易由閑山全古一長途遇險焉得還哀歌
數安歸夷皓無此言 我安道歸謂伯夷歌吾將何歸謂
四時狀此司馬遷皇用謚功非知夷皓之心者

茫茫開闢初我祖竟誰是於今萬萬古家居幾成毀往
者既已然未來亦必爾何以寫我心哀泉鳴綠綺

生備萬人氣乃號人中英以此推眾類可見美惡情陰
偶小故多陽奇屹無傾誰將春雷具散作秋蟲鳴既知
治常少莫歎才虛生

疑求得火力鬱鬱陽春姿寧減不肯寒陽火如松枝詩
家有醇醪釀此松中奇一飲盡千山枯株彼何為所以

東坡翁偃蹇不可羈
黃河萬古濁猛勢三峯開客持一寸膠澄清動高懷飛

駕探虎窟尚恐志易乖嗚我乘浮槎徑往天地樓就引
明河清瀉洗竟齋泥相看淡如兩千年苦難諸何當御
元化擺落人世迷下覽濁與清瞬息千百迴

十年小學師一屋荒城隅飢寒吾自可畜養無一途亦
愧縣吏勞催徵貨馳驅平生禦窮氣沮喪恐無餘長歌
以自振貧賤因易居難為同易居貧賤

士窮失常業治生誰有道身閑心自勞齒壯疑先老客
從東方來溫言慰枯槁生事仰小園分我瓜菜好指授
種藝方如獲連城寶他年買溪田共住青林表

此身與世味况若不同時惟餘雲山供有來不徑辭時
當持詩往報復禮在茲有客向我言於道未無疑不為
物所役乃受煙霞欺聞此忽自失一笑姑置之

執價韓伯林混跡在人境百錢嚴君平閱世心獨醒我
無騰化術凌虛振衣領又無辟穀方終年酌清潁會須
學嚴韓遺風相煥炳

吾宗幾中表訪我時一至自吾居此菴才得同兩醉逆
數百年間相會能幾次每會不盡歡親情安足貴所歡
在親情杯水亦多味

器欲代窪尊業居化安宅凡今佚樂恩孰非聖神迹况
彼耕戰徒勤力有千百乞我一身閑坐看山雲白內省
吾何功停觴時自惜

四時有代謝寒暑皆常經二氣有交感美惡皆天成天
既使之然人力難變更區區扶陽心伐鼓達天庭乾坤
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

諸生聚觀史補卷慕高風兀如遠游仙獨居無事中盛
衰閱無常倚伏誰能通天方如高鳥地已羣良弓人生

皆樂事憂患誰當得人皆生盛時衰世將盡感水性但知下安能擇通塞不見純子雀貪生如樂國古今同此天相者無顯默

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弱肉強之食敢以交暴恥優游今安居離然接隣里曲直有官刑高下有人紀貧贏誰我欺田廬安所止舉酒賀生民帝力真可恃

人君天下師垂衣貴清真義皇立民極坐見風俗淳有德豈無位萬古湯盤新師道嗚獨行此風自周秦獨行尚云可誰以儒自率有名即有對况乃一行動聖人人道爾豈止儒當親儒難百行一致遠非迷津胡伊末世下空有儒冠巾何當正斯名遙酌千載人

和有會而作併序

今歲早米貴而糶價獨賤貧者少濟以黍食之其費可減粒食之半且人之與物貴賤亦適相當蓋亦分焉而已因有所感而和此詩
農家多委積淵明猶苦飢况我營日夕凶歲安得肥矣稠一飽計何暇謀寒衣經過米麥市自顧還自悲彼求與此有相直成一非尚賴糶價廉殆若天所遺惟人有貴賤物各以類歸小兒法取小淺語真吾師

和擬古九首

鬱鬱歲寒松濯濯春風柳與君定交心金石不堅又君衰我不改重是平生友相期又自醉中情有醇酒義在流一水織瑕固無有

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美國或從戎建

立天地極蔚為益世雄功成晚弊疑飄然簡遺風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

同游非所思所思天一廬恍惚精靈通似見與我居攬衣今猶且暮四海同一廬恍惚精靈通似見與我居攬衣

欲從之寒月照平蕪茫然不知處歎息將焉如朝游易水劍步上燕臺荒燕王好神仙不見金銀堂江山古神器海色圍蒼茫哀哉王風頽日化爭奪場殺世

豈無人貴志歸北邙撫此重長歎青山忽軒昂呼酒樂今朝往事置一方遙知蓋棺後亦起千載傷

依依月光缺榮魄恒獨完清光如素絲長懷繼君冠形雖隔萬里咫尺皆君顏望君君不來十年不開關豈無黃金贈藉以青錦端愛惜明月珠首為黃雀彈廷前秋

柏實月夜棲孤鶯君嘗寸心苦中有千歲寒河流高拍天沈水沈在茲自傷困無力乘彼朝宗時顏色變涇渭風味存瀾淄願君深識察期君不相疑此情良可憐感慨贈以辭辭云丹山鳥千載多苦思身游九霄上不受塵世欺忍飢待竹實浩蕩今何之歌為靈鳳謠亂以猛虎詩

西山有佳氣草木含清和道逢方瞳翁接琴為我歌音聲一何希一唱三嘆多閉翁和此誰指我蟠桃華所望在千年君今將奈何

翩翩誰家子慷慨歌遠游忽記少年日猛志隘九州何物能動人有此歲月流君心海無底亦使成高丘贈君一卷書其傳自哀周讀此當自悟擾擾將焉求巖巖牛山木久矣困樵採望望深澗芝無人查不改一葉振江潭輕波欲達海幽明理一貫影響不相待願天

巖巖牛山木久矣困樵採望望深澗芝無人查不改一葉振江潭輕波欲達海幽明理一貫影響不相待願天

誘臣衷所求惟寡悔

和雜詩十一首

日食百馬勢足有萬里壘乃知一駿骨可百駑駘身生
汝天已艱天復無私親安肯養一物侵奪空四隣長飢
汝自取况值秋霜長難生復難長愁絕整蘭人
曾中無全山橫側變峯嶺不及靈椿秋遂謂長春景只
見柏參天豈知根獨冷井蛙見自小夏蟲年不求天人
互攬貧千年如響影耶哉神道遠瞬息苦馳騁平生遠
游心觀物有深靜

畫長夜乃短百刻君自量贏餘雖可致君看蜜蜂旁重
生論齒角三葉奏未央樂天俞花實妙理通陰陽白詩
荔菰非名花牡丹無住實稠薄只升米聽爾宜飢腸

好事理艱阻人情多畏疎芝蘭種不生鸞鴻動高翥遂
令好賢心難親恐易去巢燕不待招庭花免憂慮所以
末世下凡百古不如皎皎千里駒肯為場苗住求賢非
吾分切已在何處平生取友志持此當警懼

因觀倚伏機亦愛柱下老時危不易度遜默庶自保不
見春花樹隆冬抱枯燥生意斂根柢發泚敢獨早聖德
實天生自信耿中抱猶存悄悄心庸人安足道

幼安返鄉郡知音得程喜有問平生心但說臨流事乾
神魏山陽史筆懷生意物外此天民與魏偶相值見通
繼嗣目澹然涉世情月閑雲日駛我作安化箴上安其
賢民化其得見管寧傳注韋絃不須置

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為問蒼大夫何如成都陌揚
權對師巖若平扶搖得真易長卧山雲白扶搖自雲白
陳圖南號中有安樂窩氣吐宇宙窄消長燦以密彼主

我為客觀先天圖可見問子居何方環中有真宅

朝耕隆中田暮採成都桑平生澹泊志醜女同糟糠變

此真丈夫志我耐無糧當年靚修錦團茅雞距陽雞

身詔名僧取武狀觀以第回頭十五載塵跡徒自傷山

居久岑寂主靜豈無方安得無極翁酌我上池觴

燕南可避世逸興生雲端安得百里封一邑不改遷絃

誦和寒流溝涂映晴巖思此良自苦躬耕望盤飧願從

八吟翁備渠有人翁吟因自謂八吟翁同結一井綠買

山不用詩探囊謾千篇

西山霍原宅古蹟猶可稽見水經注重吟豆田謔愁雲

落朋崖詎田諸傳管酒邯鄲圍撫事傷人懷林宗自高

士此世淹亦彌一聞孺子語西風草離披知幾在明哲

何事緜壘羈君觀括囊戒無盈庶無虧

我游深意寺郎山古清涼與效如米賊乘時起陸梁事

見五代史記不見重華帝所居亦成鄉乾坤師道廢春

陽變秋霜撫事三太息欲語意何長

和詠箕士七首

陶翁本強族田園猶可依我惟一畝宅貯此明月輝翁

復隱於酒世外冥鴻飛我性如延年與眾不同歸孤危

正自念誰復慮寒飢努力歲云暮勿取賢者悲危危至者

則此則此謂實報中言而發達康康先王風與運類一輕不再軒消中正有長冬溫見瓜園人

才氣所鍾亦如婚後煙家冢洙泗心千載誰共研龍門

有遺歌三嘆誦微言意長日月短持此託後賢

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似人猶可愛况乃懷好音鄉

閭誰盡賢招飲亦相尋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仲尼

每諱魯邦君誠可欽史筆自好異誰求賢者心
木石能受唾豈獨相國妻視唾若如雨欄人亦不酬無
心乃直道稿情實莊周身外不為我袒揚吾何憂伯夷
視四海願人皆我儔吾謂下惠隘此說君試求
飲酒不為憂方善非有干偶讀形神詩大笑陶長官傷
生遂委運一如咽止浪參回豈不樂履薄心常寒天運
安敢委天威不遠顏莊生雖曠達與道不相開
物外有幽人閱世如飛蓬浮名不可近造物難為工西
京一百年藉藉楚兩龔豈知老父觀才與董青同為問
老父誰身隱名不通偶逢荷篠者欣然欲往從
生類各有宜風氣異九州易地必衰焯蓋因不同儔水
物困平陸清魚死濁流麟亡回既天時也蹈無憂天亦
無奈何自獻敢望酬寄語陶淵明雖貧當進修

和詠一疏

委質義有歸乞骸老當去豈無戀闕心難忘首立趣在
禮此常典未世成高舉漢廷多公卿圖畫兩疏傳至今
秦中吟感歎東門路目覩霍將軍功高擅恩顧一朝產
危機千載損英譽仲翁幸及年安肯嬰世務聖主賜臣
金奉養行所素造物佚我老餘齡今自悟田園付子孫
身後復無慮神交冥漢中樂境尚森著

和詠三良

江山錯如繡死與弊飛遺安用親愛人共此丘土微秦
人多尚氣宜與兒女私乃亦如當途區區戀衣帷因傷
秦政惡三數王綱虧狗人已可誅而况收良歸坐令百
夫特含恨與世違祇憑墓前柏直餘千年稀遙知作備
戒為感詩人悲重吟黃鳥章淚下露人衣

和詠荆軻

兩兒戲邯鄲六國朝秦嬴秦王驚鳥姿得飽肯顧御燕
丹一何淺結客報咸京當時勢已危奇謀不及行政使
無此舉寧免係頸纆如丹不足論世豈無豪英天方事
除掃孰與狂鷗贊我欲論成敗高歌呼賈生乾坤有大
義迅若雷霆驚堂堂九國師誰定討罪名一戰固未晚
何為割邊庭區區六彘王山東但空城孟荀豈無術乘
時失經營今雖聖者你不救亂已成酒酣發羽奏亂我
懷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寰區厭迫隘思見曠以疎四壁畫諸天受此金仙盧丹
青煥神迹勝讀談天書乃知屈子懷託興青虬車回首
千百世朝露棲園蔬歸來誦陶詩復與山經俱山經何
所以俚媿談浮圖汗漫恐不已身心歸晏如
鳳鳥久不至思君慘別顏中心藏竹實烟烟空千午千
年何所往云在丹穴山何當一呼來微爾無稽言
翩翩三危鳥為我使崑立聞有西天毋靈化苦難儔願
清黃河源一洗萬里流吾生豈無志所君非上游
瀟湘帝子宅縹緲乘陰陽欲往從之游風波道阻長秋
風動環佩星漢搖晶光月明江水白萬里同昏黃
重華去已已身世私自憐皇靈與天極蒼梧渺何山晴
空倚翠壁白雲淡無言愁心似湘水猶望有歸年
夢登日觀峯高撫扶桑木手持最上枝傳與甘淵谷一
笑天驚白蒼涼出新浴何方積九陰區區尚龍燭
巖壘玉膏實冷玲瓏樹陰鸞鳳自歌舞瑟瑟風動林風
林奏何樂賓天有遺音君何坎井念未負琅罔心

明星捧玉液太華參天長仙掌一揮謝此樂殊非常矯
首望夸父飢渴無餘糧奔競竟何得歸哉此中央
水物自一隅亦復具飛走乃知造化工錯綜無欠負茫
茫山海間形類靡不有此亦可窮一覽置肘後
遙醉楚江騷清愁浩如海踏襲此何人興寄果安在豈
期紫陽出誇謾莫追悔見宋文公禁許鼎證五臧今九
立五藏見山海經除去尚奚待

流觀山海圖淵明有深旨撫心含無疆觀形易生死異
世有同神此境若親履何以發吾歡濁酒真可恃扶踈
窮巷陰回車想高士厭聞世上語相約扶桑止讀君孟
夏詩千載如見爾開襟受好風試學陶夫子
陶今自高士葛侯亦奇才中州亂已成翩然復南來二
游嶺坡意厭世多驚猜不妨成四老雅興更悠哉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言古詩

桃源行

六王掃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所憐
賦役多慙買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枝辨四時
遺風百世尚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舟載入人間世
却悔桃花露蹤跡曾聞父老說秦強不信而今解亡國
畫圖曾識武陵溪飛鴻滅沒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
不聞再有漁人迷

明妃曲

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比使選絕色
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必萬里今從漢宮出
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質君心有憂在遠方
但恨妾身是女郎飛鴻不解琵琶語祇帶離愁歸故鄉
故鄉休嗟妾薄命此身雖死君恩重來時無數後宮花
明日飄零成底用宮花無用妾如何傳去哀絃幽思多
君王要聽新聲請為譜高皇猛士歌

塞翁行

塞翁少小隄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翁行
屯田校射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見開長渠
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殺波澤養鷹鷂
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鄉國覽風土騷騷櫓鼓笛鳴嗚
留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皆平蕪昔年阻水葦盜居
塞翁子孫殺欲無至今遺老向人泣前宋監邊無遠圖
武當野老歌

南陽武當天下補筆密巧避山自迷青天飛鳥不可度

但見萬壑空煙霧山不知人從太古白雲飛來天作主
旌旗明滅漢陽津幾閱東西互夷窮老人住此今百年
自言二世絕人煙往事不聞宣政後初心欲返羲皇前
脯鹿為粮豹為席竹樹蒼蒼歲美國天分地拆保無憂
怪見北風山鬼泣一聲白鴉已成擒回望丹梯淚滿襟
傳與桃源休避世武陵不似武當深

感秋思古人之不可見也

湘絃悠悠阻清音駕車欲往洛水深白榆一葉警河漢
萬里碧霄中夜心王鸞翩翩紛翠羽翳翳機絲隔煙霧
瓊枝難得芳華年惟恐流光兩蓬暮河傍有星名牽牛
此星既出令人愁明朝再見明河影已備人間萬古秋

飲後

日光射雨明珠璣怒氣鬱作垂天蜺天焚海波吸已竭
倒影徑入黃金卮金卮一傾天宇開天公愁吐胸中奇
海風掀擊催月出吹落酒面浮明輝瓊枝瑞露千萬斛
肝腸蕭蕭清欲飢金宮銀闕此何處夜半夢落崑崙西
眼中之人素所期亦霜為袍丹霞衣明星煌煌何太速
碧霄悵望白雲低

西山

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脚踏蒼鱗
一著神鞭上箕尾天風冷冷清人肌醉抱明月人間歸
嫦娥灑淚不敢語銀河鼓浪霽人衣寄謝君平莫饒舌
袖中此物無人知

登荆軻山

兩山曉曉補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荆軻館
尚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開誰信生兒為禍胎

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遷尚快非史才
淵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盜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
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寒煙堆紛紛此世亦良苦
今古燕秦經幾回愛來徑欲浮蓬萊安得曾連同一杯
碣石東頭喚美門六鷲載我三山來

薛稷雙鶴

胎禽寥寥非人境只許清江見寒影書家筆頭垂露姿
一變凌雲更修整前鶴忘機如易馴後鶴昂藏不可羣
二鶴相看如有語松下磐石少此人

幼安濯足圖

漢家無復雲臺功生平不識大耳公眼中天意鏡中語
此身只有扁舟東關東諸公亦英雄百年能辦山陽封
歸來老柏號秋風世事悠悠七十翁乾坤故物兩足在
霜海浮雲空復空無刀可斷華太尉有死不為不夫中
丹青白帽凜冰雪高山日送冥飛鴻為問蘇家好兄弟
萬古北海誰真龍

宋菊圖

天門折翼不再舉袖手四海橫流前長星飲汝一杯酒
留我萬古義皇天廟堂哀哀宋元勳爭信東籬有晉臣
南山果識悠然處不惜美香持贈君

歸去來圖

淵明豪氣昔未除翔翔八表凌天衢歸來充徑手自鋤
草中恐生劉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歸唐虞
平生磊磊一物無停雲懷人早所圖有酒今與龍通沽
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卷聲嗚嗚

雪翠軒

西山萬古青未了，黛綠襲雲已傾倒。豈知太虛忽生白，
恍如厚夜今復曉。紫陽隱翁見本根，白波開天餘浩渺。
曾中盤屈此高寒，幽巖肝腸倚天表。蒼崖飛來天出巧，
爲護煙風翠如掃。萬縷寒煙吹不舉，靜秀依依見娟好。
此時先生一開軒，平生壁立今工削。脚底游塵軟更紅，
黑頭擾擾誰爲雄。臨風回首三太息，安得置此水壺中。
西山秀色千萬重，一顧可洗浮雲空。遙望飛泉駕遠壑，
中有一路開雙松。人間風日不到處，來訪軒中雪翠翁。

山中

山中望塔倚天表，今得全山如立草。不知天地視全山，
何如一粒江湖渺。平生老眼如層樓，昨日所爲今兒嬉。
神功天巧祇如此，人力區區能幾爾。世間壯觀徒紛紜，
堯舜事業猶浮雲。

飲山亭雨後

山如翠浪經雨漲，開軒似坐扁舟上。西風爲我吹拍天，
要駕雲帆恣吾往。太行一十年一青才，遇先生醉眼醒。
却笑劉伶糟麪底，豈知身亦屬螟蛉。

巫山圖

朔風捲地聲如雷，西南想見巫山摧。江南圖籍二百年，
一炬盡作江陵灰。不知此圖何所得，眼中十二猶崔嵬。
猿聲騁餘山哀行雲欲行行，復回神宮縹緲望不極。
乘風御氣無九垓，區區雲夢蹄涉爾。豈知更有陽雲臺。

李賀醉吟圖

赤虬翩翩渺無聞，望之不見矧可親。浮世浮名等濁瀾，
眼中擾擾投詩人心肝。未了人間春看眉尚作哦詩聲，
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先生掌中珍，北風蕭蕭吹野麟。

千年淚雨埋青雲，乾坤清氣老不死。舟鳳再來須見君。

後賦赤壁圖

公無渡河歸去來，周郎袖裏藏風雷。老狐千年快一擊，
金眸玉爪不凡才。先生平生兩賦耳，江山華發心悠哉。
只今畫裏風月笛，尚有老驥嘶風哀。眼中驚波不西歸，
玄鶴夜半從天迴。曹劉閉氣今何處，船頭好在白雲堆。

陳氏莊

陳氏園林千戶封，晴樓水閣圍春風。翠華當年此駐蹕，
太平天子長揚宮。浮雲南去繁華歇，回首梁園亦灰滅。
淵明亂後獨歸來，欲傳龍山想熱絕。今我獨行尋故基，
前日家僮白髮垂。相看不用春愁哭，試賦宗周黍離離。
陳氏先父之淵明家也。金章宗每遊必宿其家。淵明謂先父龍山指孟嘉事。

宋石圖

何年鑿江倚青壁，乞與中原作南北。天公老眼如看畫，
萬里才堪論咫尺。蛾眉亭中愁欲滴，曾見江南幾亡國。
百年回首又戈船，可憐辛苦磯頭石。江頭老父說當年，
夜捲長風曉無跡。古人袞袞去不返，江水悠悠來無極。
只今莫道昔人非，未必山川似舊時。龍蟠虎踞有時歇，
月白風清無盡期。古人看畫論兵機，我今看畫詩自奇。
平生曾有金陵夢，似記扁舟月下歸。

金大子允恭唐人馬

道人神駿心所憐，天人龍種畫亦然。房星流光忽當眼，
徑欲攬轡秋風前。漢家金粟幾蒼煙，江都筆勢猶翩翩。
東丹獵騎自豪貴，風氣惜有遼東偏。天人秀發長白山，
畫圖省識開元年。金源馬坊全盛日，四十萬匹如秦州。
天教劫火留此幅，玉花浮動青連錢。英靈無復汗石馬。

悲鳴真似泣金僊只今回首望甘泉
分水繁華鴈影邊
奇探竟隨轍跡盡兀坐宛在驛驢先
人間若有穆天子
我詩當作祁招篇

宋理宗書宮翊併序

杭州宮翊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為期及晚節寒香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

天津月明啼社鷓梁園春色疑寒煙傷心莫說靖康前
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
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鶴更西風
冠蓋散為煙霧空百錢韞錦天留在胎禍要鑿驪山宮
當時夢裏金銀闕百杯樓前無六月瓊枝秀發後庭春
珠簾晴捲天門雪權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
乾坤幾度青城月翳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
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水裁裁大風起兮柰爾何

續十二辰詩

飢意懶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來
才辨荊州兔穴爾魚龍人海浩無涯幻境等是杯中蛇
馬耳秋風去無跡羊腸蜀道早還家何以高門沐猴舞
豚奔雞栖皆樂土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猪謝春雨

渡白溝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踞如怒虎一聲霜鴉界河秋
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
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萊公灑落近雄才
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史臣強解事枉著渠頭污吾鼓
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渝關路

便覺煙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
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海東青鳥去漁陽搥鼓鳴地中
鷓鴣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
只想漢漢黃龍府北似愁岡更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
陳雨頑雲結淒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
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登鎮州龍興寺閣

太行鱗甲搖晴空層樓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驚改觀
少微今在青雲中初疑平地立梯磴清風西北天門通
又疑三山浮海至載我欲去扶桑東雲華寶樹忽當眼
拍肩愛此金僊翁金僊一夢一千載騰躑變化天無功
萬象繞口恣噴吐坐令四海皆首聳千池萬沼盡明月
長天一碧無遺蹤我生玄感非象識此眼此臂將安庸
海嶽神光埋禹鼎人間詭態何由窮金天月窟爾鄉國
玉毫萬丈須彌峯一杯徑欲呼與語為我返駕隨西風
堂堂全趙思一豁江山落落吾心曾中原左界此重鎮
形勢磅礪餘兵衝歌舞遺臺土花碧旗幟西山霜葉紅
乾坤割裂萬萬古鳥為蟻蟻誰為雄潯水悠悠自東注
落日渺渺明孤鴻

過易州登西樓

秋色壓山山欲摧西樓正有詩人來悲歌感慨聊一發
萬古抑鬱今崔嵬寧山為有瀛王臺頑癡至今如死灰
幽燕勁氣老益壯北山飛翠來吾杯

瘡醫劉茂之詩卷

鍊心如石補天缺鍊心如泥補地裂白蟻正飽丹鳳飢
心能竹實亦能鐵乾坤瘡痍今幾年誰家藥籠金石堅

千金此方不一試雲山注目秋風前

乙亥十月往平定奔外舅郭判官喪早發上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煙全趙平如掌失脚山城猶夢想土門一縷漢時天
萬古行人為誰仰指似勅敵談笑中為狀羸僕忍寒強
當年鼓角如可聞急著清吟和林響遠山宛欲來相迎
近山留人屹相嚮或從井底忽登天倚仗已能先想像
平生愛山真惡識今日果為山所網昨朝爽翠擁脩眉
最恨高樓負清賞壯懷鬱鬱欲絕安得凌風恣吾往
天教石頂放一頭馱若驂騑脫羈鞅山靈努力出奇供
只恐先生駕虛狂萬壑霜松動悲嘯極目雲煙埋蒼蒼
北門形勝護中原辦與森雄增技藝太行攢絕半九州
留在平原幾壘塊何人為我起六丁差我盡墮天字朗
十年再挽神禹功恍若鴻流開四象

范寬雪山

老寬曾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須秦川名山古壯哉
况復玉立千尺孤安得晨光滿東壁試看龍燭崑崙墟
赤壘瀕洞天為爐一丘一壑真吾廬眼中人物誰水壺

荆南送橘

江淮草木少生意今日佳果來何奇枯苗一溉自此見
入手即有甘棠詩眼中風露滿湘姿渺我幽林千樹思
只恐江聲撼吾枕相看坐對寒更遲

食菊

夢迴齒頰風滿騷幽姿不許霜松高南來蒼玉不盈東
已覺欲與翻雲濤詩家曾次自宜此尚嫌煙火須烹魚
想像南風吹萬竹籜龍正恐稱冤號石盆養魚心自苦

仰羨鸞鶴雲間巢眼中歲早土不膏長饑後慮山無毛
退食歸來北窗夢山巔朱鳳聲嗷嗷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聞君得官岳樓去我夢已落江湖濱天下先憂付公等
江山之樂當平分荆湖一城百戰得存撫安得人人君
岳陽父老宜相賀君是荊州舊幕賓原荆州治稱第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四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古詩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都門氣習豪翩翩此君尊俎今宛然春色今年遲半月
留待忽忽過寒節臨流雅唱尋舊盟青眼青天對今夕
橫橋綺服麗人天蒼苔坐我羲皇前花枝華髮兩如許
天意時情一杯舉安石起舞元龍歌蒼生我竟如渠何

飲仲誠柳瓢

君家飄落無所容江湖誰辦平生買海南佳氣又鬱塞
灑灑似喜今相逢前年對酒面發紅今年對酒氣如虹
江山萬古騷人國跬步便與華齊通河間古儒病我拘
聞我一飲喜氣濃平生得意南湖張此意頗與河間同
太古窪尊老無底一朝傾倒何由供醉鄉十年有此客
烏歌蝶舞春濛濛醉翁之意不在酒宛如琴意非絲桐
太和風景無醜酌洛陽樓閣高玲瓏冷然倦馭一杯水
眼中渺渺無極翁西家伯倫暫且聾東家醉死王無功
酒中醒境渠未識水壺秋月崑崙峰舉杯喚月來月中
人間白日浮雲空五嶺山高雲幾重朱崖滅沒南飛鴻
玄鶴翩翩渺渺何許操飄飄徑訪眉山翁
河間謂趙君玉甫湖謂仲實冷然仙馭一盃水見滿延之初茂敘憶濂溪詩洛陽樓閣用堯夫空字中樓閣事

熙明殿古墨 宋度宗

江南賜姓功臣季吾州奚生墨工爾江南楮蓋吳山松
吾州老樹搖晴空君王弄墨熙明殿不覺江頭度白鴈
劫火猶解愛庭珪吹送山家易水西松風含哀生頹滴
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誰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鵝溪練

早晚扁舟道吳越為君揮灑天門雪

元章論書帖

書家豪猛見世變家鐘鼎今幾壘古人曾欠無滯迹
意外蕭散餘天真愛書愛畫即欲死狂絕俗絕無此人
與穢功名皆一戲渠言夸矣君勿聞

霸陵圖

霸陵平生有詩境黃閣何物為清風鄭五自知非相才
獼猴狂畫交煙中作慵莫作詩家備百為淡苦誰汝供
古人星露尚有戒况是風雪來無窮襄江明日蒲萄暖
斜風細雨船頭轉門前暮雪吾不知坐上春風人未遠
友人送枳朮丸

心曾未試黃昏湯無食何用求損柳書生但苦湯餅睡
巴椒慘慘無鼠腸舊聞易水僊翁術綠荷包飯圓枳朮
南州故人持送我但欠黃雲數千斛笑撫青囊時一鼓
健啖何由酬此腹

送徐生還鄂併序

江夏徐生東湖故家庚申北渡客燕趙十七
年而宋亡其子姪書來迎之而還蓋前人所
謂黃鶴歸來疑城郭之猶是浮雲一去惜人
代之俱非者也諸公賦詩以道其行命容城
劉某序而倡云

燕山送客歸南州與來每恨無扁舟君歸為我謝江漢
思君不見令人愁千里風煙想瀟灑一代英雄成古丘
當年才氣鸚鵡洲拊掌笑殺黃鶴樓黃鶴歸來哀江頭
江山依舊人悠悠浮雲萬古愁變滅眼中擾擾何時休
紫陽僊人歌遠遊飛蚊起滅三千秋為君揮手崑崙頭

明河秋夕圖

明河澹澹縱復橫行雲悠悠度疎星鳳媒不來烏夜驚
瓊枝玉佩遲所託畫中隱隱聞機聲秋來秋去今猶古
此恨不隨天宇青崑崙西頭風浪平辦我一舟連葉輕
浩歌中流擊明月九原喚起罷君平人間此水何時清

趙生水墨虎

南山鬱鬱煙霧濛北山落日薄幽叢先生眼花臂猶健
聞虎有真心愈雄聲絃奇自黃蘆東人言此是高堂中
仰天大笑出門去時危慘淡來悲風

美人

美人娟娟秋水隔煙霧深沉蒙玉質目逐晴波去不歸
遙山只有行雲碧碧雲日暮心悠悠意窻前一夜梅花開
平生自信心如鐵一寸相思一寸灰

子詩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翦製香奩絕巧持以求

靜華墨君天下奇陵川僊人為賦之遺山野史誇慧女
萬古春風蝴蝶辭宜知此巧復絕代夜月靜拂天孫絲
夢雲絲雨有形外郢斤庖刃無心時蔡公漂漂褒鄂姿
諸郎畫戟清香詩香奩秀發亦餘事詩人飢眼省見稀
敲門青燈爛紅碧布衾驚走惡睡兒破屋猶疑翠鯨怒
短褐誰憐紫鳳移東家健婦把鋤犁西家處女負新歸
哀哀正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

金太子允恭墨竹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不瀉
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真龍墨竹以來凡馬空

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瑤光樓前月如練
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
興陵為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文采不隨焦土盡
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惟蔡公
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
哀歌對此吟雙蓬秋聲瀟瀟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
黑龍江見金史幽蘭軒義宗死所汴汴亡張蔡公以金寶
銀歸遺山嘗就公騰錄此軸亦公得于汴之中樞者公
之子仲仁持以求于詩故終篇及之

阿寅百吟

南湖風鑿不多可詩中驚見阿寅名朝來抱來聚星亭
神涵秋色帶古聲都山張氏世有賢斷崖近得唐碑銘
乃翁寂寞老窮經阿敬健筆敵中勅猶還無間豈終晦
開物有期須一鳴老夫自任河汾教先與虛席待此生

蠡吾王翁畫像併序

蠡吾王翁世為農家多蓄粟金源貞佑初宣
宗南渡河朔大饑翁于是發之全活者甚眾
時鄉豪在所皆自樹義者咸欲推翁為首
翁不許學家避地扶溝餘二十年而汴亡天
下蕭然蕩為丘墟翁家獨無恙而歸子孫讀
書不求祿仕三世皆以壽終殆不偶然也翁
之曾孫天輔求子叙翁之行義於其畫像謂
庶其能聞之名士大夫而有以發潛德之幽
光也

北門翠屏雷破山畢通頭白五馬遷乾坤連會到血肉
有欲脫之誰飛僊河朔諸州尤可憐有鱗以來無此年

鄉閭嗷嗷翁哺之翁困有底心無邊諸豪推倡彼亦義
亂世性命翁能全教子讀書不求官歸來素髮家山前
天理不隨陵谷變坐看老樹生蒼煙只今圖書對翁像
回首兵塵一慨然誰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羨西山泉

張元帥寶刀

土不產金人氣雄真人握鐵開鴻濛不知此刀何所得
風雲餘烈來霜鋒將軍聲名今蔡公酒酣過我歌彤弓
持刀對翁兩奇絕眼中已覺南海空木波江聲浩無窮
朝朝夕夕淬天有工回鶻健兒觀天巧前身鐵精非凡庸
紫煙煥煥天為紅鑲紋秀發青芙蓉寶環搖落初開封
四座如著清水中天山積雪聚銍鐸寒色直欲朱崖通
摩挲神物二太息此行善保千年功

山行見馬耳峯

近山豪士少羈檢酒澆不下曾崖窺遠山靜女亦閑雅
尚限少有傷春懷亂山米聚爭拱揖武卒侍婢皆几杆
天知老眼不受塵路轉忽觀雙峯開雙峯何年雙雙耳
叱之不動煩風雷今朝向我效神駿翠色欲逐神鞭來
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駕此觀蓬萊只恐日暮三山上
黃塵回首令人哀

雪浪石

邵家水陸說影像一物自可涵無垠滄浪儂人歌感應
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胸中如此幾塊磊須得銀河噴
潮高唾華天不噴武夷赫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
竹石也愛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盃冥漠玄都門
小瑞好事如先臣坐令平地石生根渠家兒戲解亡國
作詩一笑君應聞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子求詩

十年監官窮到骨一簿武邑如登天巧宦紛紛日九遷
白髮青衫獨可憐昨朝讀君阜民篇善察物情亦已賢
南郡飢民想更苦以君賑濟非偶然驛傳星馳乃爾急
何暇載酒揚雄玄茅容問稼當有語野夫憂國願豐年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淞江紺寒風露涼安得置我濂溪堂音塵縹緲芙蓉裳
百年得此南湖張舉杯人勝景亦勝有蓮以來無此香
蓮香隨酒來詩腸得句驚起幽禽翔幽禽隨人作瑞態
意欲和我風雲狂人間一味清到骨兩足暫付吾滄浪
螟蛉蝶贏鄉且去醉眼大華雲閣蒼

明遠堂賞蓮醉賦

畫堂香遠凝清秋宛如坐我南湖舟主人愛客情亦重
謂我無語花應羞荷香繞筆詩自健滿紙已覺清江流
平生老氣回萬牛為君傾倒元龍樓舉杯喚起謝安石
我醉不省蒼生憂

玉簪

春色醉人人未醒誰憐月露秋零丁昭陽日影巧相避
寸心未減寒冷冷只應得我一頓足為君小醉秋風亭
蓮兄君子病弟隱何地處君君意肯玉簪玉簪誰與簪
蒼苔踈雨秋欲深

緝熙殿硯宋理宗

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二年如電抹
此硯曾經秋復春寂寞經筵勸講臣詩酒宮中樂事新
文章只數中天月萬卷何曾筆有神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筆底金鞍有蕭英誰云不博降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
畫本相看應自賞千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
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雪翠軒觀大寧火

吾家雪翠天下白銀河無風月無色天關不閉寒崢嶸
箕尾晶英凍欲折帝遣六丁下取將勅賜銘軒換金碧
初如紫電蟠青雲飛下人間作堅壁漸如扶桑六龍出
萬縷丹霞吹海立何人辦作女媧氏補天重煉蒼蒼石
陽能兼陰今可知祝融若并玄冥國正教蕪穢洗欲空
誰為千年棟梁惜殺機如火出至微焰燄寧知有今夕
軒中高卧劉更生願借餘光照方冊有道出黃裳
今古煌煌天與極火耕明日千萬斛酒瓮已聞春雨滴
不妨一飲盡郡山醉量春生平天赤

南溪行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食大孫攜書小攜酒
青藜為席樹為卷以書教孫仍自讀腸溪遙聽聲誦誦
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軀軀小
面狹於髯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決世故十率八九語
早歲精勤傳出業口誦大素手弄昔以藝發身寧又屈
安車徵起詔使監入為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駢
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夢關涉覺境
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人自署南溪街
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汝擇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
方寸若有神明鑿活人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
青囊松封不再展塵跡從此乃一艾讀書力田兩交進
困有所收心有涵開此樂園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

我今已成齊變魯汝等當為青出藍東北一合容城翁
今年卧病家山巖其室雖邇人甚遠汝親自裹簪汝楷
雪中款段來扣門僕僮汗流扶酒甌作尊有物隨上產
厥包雜進鴨與鷓飲刺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
先生靜默如土鐘扣之愈大聲愈鏗今朝音吐瀉河漢
老人者誰開其絨斥之令去不復語興亡萬古手與談
空鈎意鈎不在棋澹然相對如禪龕老人思家不可留
二兒扶歸杖几柔臘醉開時魚可膾相約載酒遊溪潭
煙霞觀雲巢松

盤柯盤屈今幾時龍孛虎跛森英姿道人眼中無可怪
一巢見絢吾何疑我所思芳穎與箕秋聲蕭蕭吹送之
清風一枝雲一席松中之樂天不知靈臺方十有君節
虛籟萬古絃吾詩歲晚相期君與我笑拊吾髯盡此厄

白鴈行

北風初起易水寒比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
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
萬里江湖想瀟灑佇看春水鴈來還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吞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扶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
回首龍沙幾千里滄蒼老筆搖江聲髣髴阿唐慘澹情
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五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言

觀雷溪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五回三江瀉天怒合為一水東南
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未補青天裂誰
盤渾沌胎音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雀鬼兩山倒
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壑
轉奔石意像騎驄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
仍徘徊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雲今
日乃得甯中雷穿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
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元筆頭天下水石
頭之奇猶見推乃知茲游亦奇絕快弄素霓噴瓊瑰東
崖一片石坐拂千年苔為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
為搗靈鼓催赤躡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
一和端聲哀

游郎山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
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煙變化神已迷危關
度雲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章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
終日仰羨木杪幽禽啼但見兩色來雲物颺以凄忽然
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蹄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
霓長劍倚天立皎潔瑩鸞鵝平地投起不傾側物外想
有神物提詩家舊品當少同畫圖首見巫山低誰令九
華名獨與八桂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
騫騰誰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煙草
寒萋萋若非鄧亭書生此鄉國物色誰省曾分題 翻道

元注水經說郎山形勢最真今涿郡有鄧亭其先出坊
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著幽人棲頗
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鷄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
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游有成約徑欲共把白雲
犁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蓉日觀倒
捲青玻瓈風煙回首莫瀟灑南游準擬相招攜

掛書牛角圖

長安江都搏手空台司光祿誰雌雄大事既去乃爾耳
渠頭不斫將安容暗鳴十年楚重瞳將軍視之猶楚公
掛書牛角亦偶爾史臣比擬良未同青青澤中蒲秀色
自凌空可憐徐包徒學術皆凡庸君不見羣兒驅羊竟
何功晉陽桃李亦秋風緱山圖畫有如此何如長作多
牛翁

浙江潮圖

山人懶絕夢亦然鼎如萬牛不可遷誰信畫工筆頭有
神力扁舟一夜江聲寒覺來千里雪漫漫中有數點青
蛾閑人間天門壯觀已如此宣知大塊喘息四海如鼻
端海中僊人冰雪顏吸風御氣非人寰試問濤頭何當
還為我寄聲三神山我欲乘興游其間

清江曲

清江笑漢玉可憐岸花汀草自年年來鴻去燕不相識
曉露無聲香暗泣江樓縹緲如花人望之見之不可親
無恨晴雲錦樹新愁眉只向遙山顰送山一千里長在
愁眉底鏡裏繁華過眼空遙山鑄向青銅中遙山遙復
遙笑渠霜早凋明日愁眉為誰掃月白江清天未曉

先天漆現詩併序

子近得漆峴二劉丈茂之所惠者象壁水而
先天八卦周焉子遂名以別之且賦詩以答
茂之云

揚雄久寂莫載酒誰相過今夕是何夕燭花吐扇浮煙
籬天開氣機動起舞獨婆娑晨光滿壁佳氣集客來怪
我衰顏醜袖中隱隱天根雷欲出不出神所訶視漆未
爲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寰海波茫茫兩儀
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恣游戲
觀物供研磨平生犀韋編退筆如山阿成都墨池自尚
玄劉歆醫說空作魔今朝得此天所戲令人一歎三摩
挈扶搖子安樂窩老氣鬱鬱却日戈鞭霆裂月未消歇
百年光景空蹉跎冥漠神交恍惚猶在松風入墨如吟哦
東南澤國尾閭瀉西北仰看青山多青山天齊石可磨
安得六丁爲我隳嵯峨我欲萬牛老筆迴江河先生興
來不奈何爲君醉草太古滄浪歌

示孫諸

龍山古壯哉鬱鬱盤煙嵐一讀元子詩冷然玉泉甘江
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應懷慚雷家鼪翁虎眈眈劉
氏性理窮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籃輿誰與供奇探崑
山出美玉楚國多楸楠孫郎復貴種良璞須深涵勺朗
慎培養雲霄看巖巖野夫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歸休
堪傳經訪道可無愧爲我早辦龍山菴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六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言律詩

除夕

百歲三分一初心謾慨然空囊難避節青鏡不藏年靜
閱無窮世開觀已定天履端思後日四鼓未成眠
晚上易臺

遺臺連廢壘落日展遙岑海嶽天東北燕遼古今每
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

登武陽

朝游樊子館晚上武陽城潮接滄溟近山從碣石生斷
虹雲淡白返照兩疎明且莫悲吟發樵歌已愴情

鄉郡南樓懷古

南北世更迭江山人重輕澶淵出師詔顯德受降城遠
恨幾時盡寸心千載生區區夢花詠癡計欲何成

蒲城道中

學館三年夢西山此日行人生兩展足世累一囊輕別
湖水流合斷林煙彌平誰能分半壑相與結巖耕

夏夜

院靜復夜靜幽人廿慮輕是非容勿辨憂寵莫多驚萬
樹鳥飛月千家大吹聲夢回無一事惟有紙窓明

重游涼泉

人廿自人廿備然物外身冷浪來照影白帽恐生塵題
壁雲封石攀花鳥護春今年風景別開卷覺詩陳

張氏別墅

惡禾推不去好山招未來豈無平曠地當有妙高臺芳
草跡陰坐雜花隨意開東南村落近試與問新醅

書堂夜三首

少小抱孤苦飄零重此行迂疎從我好憂戚賴天成風
志存無幾驚懷觸又生寸心同弱草歲晚怯霜清
淹留已半載去住意何深月色一千里愁人方寸秋
聲助搖落生理嘆浮沉松桂清霜滿哀歌動故林
文室不自掃寸心徒爾豪世途仍險阻風物故蕭騷
月霜洗淨明河天放高空庭一片石獨坐首頻搔

生日

四十舉兒子明珠掌上稀主璋蒙養正朱蜜病防微春
露有時降孤雲何處飛悲歡共今夕餘滓不勝揮

虞帝廟二首

淫祀偏區宇空山餘帝宮皇靈有天在像設與人同身
世千年後塵埃百感中清泉分一酌毛骨潤南風

四顧蒼何際威靈儼若臨山川尚渾朴天地自高深鳳
鳥千年歎蕭韶二月音玄功久無復徒抱致君心

奇村道中

此日西塘路乘開作勝游深深柳成巷脉脉稻分溝白
石長含雨黃花不受秋移居新有意試就野人謀

城南

山人懶到骨一出動經秋欲赴城南約如登海外游岸
容收潦盡村色帶煙留禾黍歲將晚農家猶未休

有客

有客談稼穡對人增感傷自言二頃業不博半年糧宿
麥得春早晚田經早霜無功一杯粥俯首汗如漿

早行

曙色警初動物情無久閑薄凌護頽崖落日淡空山殘

夢失逆旅少休期守關尋常午憲雨擁被聽珊瑚

白菊

僊草尚孤潔東籬芳未芳精神渾是露氣勢已無霜夜
月藏不得晚風吹又香天教陶靖節素稔與交光

水亭夏日

孤亭耿獨坐一碧澄凝秋氛雜市聲遠空明雲影留傷
時仍磊磊對鏡即休休幾欲解維去乾坤無釣舟

野興二首

乘興閒登眺歸來書掩扉靜中見春意動處識天機大
節始終論全才今古稀平生有舊約常恐寸心違

秋望

莽莽榛蕪路出虫魚肉民乾坤幾逐鹿今古一傷麟眼
底人間世智中物外春江山滿花柳無貧百年身

病骨秋偏早單衣露亦寒微雲生水際暝色起林端地
迥月暈下樓高山易殘輕風吹欲舉醉袖拂曾巒

雜詩七首

堯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封採
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琴瑟驅黃犢巖居一老農

聞昔

聞昔發孤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
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諱說戰爭初

冀北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岳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
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

關嶺

關嶺通山後風話探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羊用
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糲西風如有約乘興即吾鄉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篁低映帽竹溜細通厨霜
粟千封戶雲笄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鹿起規模

巖居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
山資寇盜田畝化荆榛領取天倫重無君愁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行豚
奔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團茅庵如畫可惜是逃亡

早發濡上

寒出防優逸詩情非浩然煙濃山失色雲重雪連天垓
戶僂游上水驕老境前別家志再宿桑海問何年

偶書

擾擾推遷裏誰知不偶然要從人力外推見事機先青
白天公眼低昂造物權俗情謾惹喜倚伏有他年

宿田家

偶到田家宿歡迎如遇仙杯盤陳戶側妻子拜燈前青
白眼誰靜炎涼情易偏豈知人世外還有野夫憐

半世

半世恒棲託孤生備險艱寡言非蘊蓄徧性類清閑生
計朝霞上交情暮雨間柴門本無客幽僻况長關

重渡淞沈

遙臨淞水岸回望土門開秋色巖巖上川形拱抱間分
疆人自隘設險地誰慳欲問前朝渡江鷗故意閑

恒山樓

萬嶺尊恒嶽遺臺拔後潭仰高魁對坐哭險負竒探影
落滄溟北雲開斗柄南山靈僻野宮今夕費煙嵐

登鎮州陽和門

百尺市門起重過爲暫停毫分秋物色未聚趙襟形此
望雲開岳東行氣犯星憑攔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分光陰太盛無力掩滄浪大塊供微黑高天失舊青與
從愁外發秋向露邊零點數山河影依稀見草亭

文章

文章費餘力齒駸愧初心璞有連城璧精非百鍊金靜
中天地我閑裏去來今鳥散爐薰盡長歌激蒼陰

一身

一身能換骨毛髮散冲融氣變精醇後人生感化中朝
陽方杲杲春意正濛濛百載唐虞德方成比屋功

周郎

百年周與郎猜學欲何期徑踏寬平處襟懷灑落時風
流無盡藏光景有餘師幸有靈臺境圖書重一披

上塚

過家來上塚顏影念孤蹤春露歡迎失寒泉感激濃十
金一毛髮十夢九音容不惜從黃壤多慙未了曾

選東海相士

青鏡雲千變紅顏酒一卮忘言三日雅觀化百年期烈
火誰當救神游亦自竒海山如見問聊舉送君詩

寄答祖丈

先友從游地雍容几杖尊秋風太古觀春日樂郊園妙
理欲自得高情誰與論別離空六載期待負知言

贈答徐生

三年不窺牖城府有山深於道無少得多君肯見臨一
杯上池飲千古水仙音爲子終宵話相期勞寸心

憶金坡道院

平昔多游覽茲游不易心溝涂春脉脉松石晚蒼蒼有
客愛山谷無家名草堂金坡從此號聊著永相望

過唐水望堯山

神化大無外名山能幾峯威顏渾咫尺天日尚雍容浦
阪堪飢死重華有舊蹤二謨讀未老於此卜巢松

哭張之傑

義許同生死奪君何遽然無人共清夜有淚葬黃泉苦
疾冰子孺遺孤託我憐傷心墓頭字旌孝看他年
子題其墓道為張孝子墓

宋道人八十詩卷

往事枕中記新編柱下言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春
露瀟瀟際秋陽想像存初逢疑夢寐垂淚拜桓溫
自沈子

哀郭勸農

才命不相偶如君良可嗟半生在人下一死更天涯三
歲同君里前年過我家相望已塵跡零落舊煙霞

寒夜

肝膽了無寐襟懷誰與同更長頭可白燭暗火逾紅硯
滴冰生屢星流氣吐虹林鴉先我起鳴噪竟何功

閩審氏名方

人從大節論士向絕無求獻可有先見老泉多遠憂方
書空物齊者舊盡山丘矯首候斜日窻中倦鳥投

感范女

房望吳中范衣冠相國孫風流猶李白稚穉已陳雲感
事哀龍種慕名重虎音乾坤厭更迭誰與救紛紛

鄉人王母九十

九十青瞳母寒温白髮孫桑田閱滄海冠帽記金源案
上春風橘階前雲色萱移家就隣舍種杞易陽村

哀徐生

去歲登高句霜風秋幾多東籬成惡讖西郭動悲歌天
道滄梁在吾文奈尔何送君紅樹下風葉尚吟哦生且
死求予銘為不朽計東華事見擊壤集

眼醫詩卷

火景元中暗月光徒外明每當天抹漆未便日無睛暗
自何年有明從底處生若知當告我心事在燈精

褚母節孝詩卷

寂寞吾鄉國才難婦愈賢題評慚我後旌表聽人先艱
苦心盡安榮老境偏幽潛天有待留看百來年

寄彥通

吾子今應健山人老已癡迷藏高著眼興發大觀寒感
遇渾非昔忘懷若有思絃歌吾舊隱寂寞暮春時

願齋張先生挽卷與先奉直府君同在金太李

老長晨星盡公亡益可嗟先人曾共學稚子與鞋通家
白日明心素青山點鬢華封龍餘爽氣誰與酌煙霞

山中憶故人

故人南郡去消息久無聞瑤草止堪種白雲誰共分屋
梁驚落月鵬翼賦垂雲歲暮一尊酒高歌如見君

何太夫人壽一首

近親猶致敬結文合升堂薄俗隨遷變浮風墮渺茫吾
人當復古此日得梅鵬高詠靈椿句燕山春色蒼

去歲稱觴後今朝重過庭將軍不好武宅相舊明經拙
宦供行樂忠臣見典刑比堂多竹石歲晚亦青青

送尹宰

百里衡山縣千年陸宰名隣封今見此鄉校可無評俎
豆欲成趣絃歌漸有聲冰陽吾舊隱聞去亦關情

夢採松脂及甘菊

樓邊負松菊夢寐得甘馨隱逸喜同臭流膏味獨青人
誰借三徑天欲制頽齡毛骨清猶在枕邊霜露零

鸚鵡

風雨房櫳暗猶疑隴樹昏無愁緣得食有夢想高翻巧
語誰自脫深憐未是恩人情多好異渠豈不能言

過奉先

閨遼承宋統此志亦推哉置縣名猶在因山勢已摧百
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悲風海上來

種杞

法出千金要畦容一席分灌苗身已健採實夢先勤白
棘憑誰辦靈厖祗自聞知音九節杖惟有華山雲

移甘菊

移晚戒前歲植根先此秋親嘗杖屨遍嚴課僕童憂小
藝終年計新萸一飽謀區區嘆莎棘陸子謾多愁

採野菘

冀壤自肥膩兩苗絕世紛炊餘香更美甘出苦難分宜
酪法新得輕身方又聞野人聊自享未敢獻吾君

食瓜白

採食破塘利分甘野老心杯盤收浩渺蘋藻避清深命
婢即能識招隣亦見臨吾鄉希此味咀嚙有吳音

秋日

山人父不出今朝天氣清秋光濃可掬翠色翠相迎柳
蠶暮山碧敲門新笋生歸來重回首佳處未忘情

張監院過

有客敲門又山人與鶴歸論文翻草本換酒當蓑衣暫

會遷成別相歡且莫違明朝誦佳句此望漫依依

酒令

觴至欲何語令嚴當謹聞笑容惟問稼李白只論文且
喜無多客毋辭過半醺故人知此老舉白解浮君

觀藥爐自戲二首

無病不服藥康節語也此懷清更嘉歐陽或有道韓子
豈無瑕羸疾嗟予父名方信彼誇回頭謝鶴犬何日是
仙家退之服硫黃一疾訖不在樂天詩也亦茲共游也
不惡誰能忍飢啖仙藥已將毒大付天公彼徒辛苦吾
差樂東坡序歐陽子語也

地髓服仙草黃精失採花徵求遍親友炊爨發樵車屨
敗從人笑偶成容我誇側聞僮僕語辛若是仙家

旅夜

欹枕寂無寐沉思坐不禁靜中天地我閑裏去來令磊
磊平生事休休今夜心何方有邊成雲外急清砧

送友生

無人慰幽獨之子罷登臨野鶴籠中態翔鴻天外音吾
儒關世運晚節見初心有問山間事白雲今更深

名醫張國綱挽卷

良醫不出力真隱要逃名宿草今如此春風宛若生一
囊二世藥兩子萬籟金平昔憂多病懷賢倍有情

送成判官

釋菜成鄉約從君此例新歡游渾幾日離索又殘春相
愛求詩切臨行狂駕類幾年人事絕送子為情親

盧李士按察江東

不廢鞠羞賤狂言試一聽品題停月旦言動律東銘飲

少得真樂吟多損性靈青燈四書外灣泊養遐齡

郭判官按察廉石

謝病三公塚分司五嶺南桂山天下秀憲府百僚參夜泊防風浪晨征避瘴嵐遙知慈母念先汝過湘潭

楊子忠總管福州

燕趙多豪傑揚侯氣自辛風流猶自曹開奕亦天資專俎論交地江山送別時閩中有佳政聊用慰相思

登保府市閣

十載鷄泉隱今朝市閣晴民謠混諸國里號帶軍營瀛海依依見竟山隱隱橫懷仙與思古獨立若為情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冠帽金源舊門閨戚里榮鶴悲人世短銅泣露盤輕往事驚波去新墳宿草生烏啼原上樹霜月有餘清

劉仲文挽章 并序

仲文名郁祈州蒲陰人少從事毫府軍謝病歸杜門不出以春秋左氏學為業所居里名黃臺因為號後任京師為將仕郎年六十

楚塞十年投黃臺一室春從重有何樂學道不知貧生子為名士居鄉稱善人死生無所恨公古一丘塵

送成從事

易水河梁夢回頭已十春相逢驚我老送別向君頻求贈攀前例將詩認故人故山松菊在歸去未全貧

張祭院分司臨安

餘杭古佳麗御史重分司甘旨足為養江山能助詩梅花春早晚潮候月盈虧糾按先從此陰陽恐失宜

揚尊宋秘監索賦

南國有奇竹天然成酒尊來因交趾使價重祕書門含蓄中誰似堅貞節尚存盤盂古人意觀象可忘言

寄子東太守

一夕西山客十年往事非黃塵驚我老青眼似君稀別浦秋容靜離亭草色微殷勤重寄謝後會不應違

示張源

堂高餘慶在道重曾齋傳洗眼名家後驚心大學年白頭負風鑒青佩見時賢明日鹿門隱須君拜我前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 并序

至元二十七年冬與處士張君祭院張君提舉郭君都事張君欲教授趙君所工匠提舉孫謙繼至祭院曰是家古世官也將甲氏四

世矣今其翁正議公階是為宣慰使歷事四朝登秩二品有子若孫皆佩金紫開歲七十尚躍馬不衰惟爵與齒實一鄉之望凡所與游礼宜往慶在吾輩慶且有詩於是約各為

詩一首言韻古律不拘既成俾諸孫捧觴歌以獻壽公宜每篇為盡一觴不辭十二月二十九日樵菴序

嘉甬從 親王鎮懷孟

為仁存世職得善見陰功家產千金厚官街一品隆子孫皆貴顯飲啖尚豪雄五福誰全備吾鄉有此公

嘉甬從 親王鎮懷孟

茲游真可樂免苑更粉榆孝悌燕南選文章郝氏徒早年多急難晚節足歡娛寄語賢兒姪詩書是遠圖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七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春陰

澹澹春雲暖更輕一身酒力若雲生無人也笑樂所使
未醉先休氣始平時雨霏枯或有葉微風著物不聞聲
人生日用本無事閑倚西窗候晚晴

秋日有感

自恐規模日蹙然每便孤坐靜無邊仰觀俯察無多地
往古來今共此天或知或愚能幾里一鳴一止又千年
南山正在悠然處目送孤鴻手絕絃

多病

多病年來放盡慵一龕堅定避深冬欲忘言處飲先醉
不得意時山故濃只許國人知我陋見仰子無各公序
無妨高論笑吾庸見司馬公庸書序西巖近有靈芝種
為謝白雲著意封

日午

日午雲輕草色綠出門杖屨徐徐乾坤俯仰窺難見
花柳青紅畫不如靜處規規惟厭小動時文理却嫌踈
眼前光景無窮態注盡濂溪太極圖

偶成

一語未能分付時難言方信到真知道參天地用何小
心有羲皇生豈遲後世直須要揚子百年即我是鍾期
折花笑對滄浪影不覺東風就手吹

湖上

湖上幽居事事幽卧看書卷坐垂釣晴窗閑是長年國
暑簟靜為無熱立心遠何妨在人境室虛元自有天游

家人大笑詢生理報我西風咫尺秋

十月朔展省後登古城有感

手線西風失弊衣高城煙樹掛斜暉徘徊飛鳥不忍去
蕩漾滄波如欲歸幾為霜來驚露往每因物是見人非
詩書未辨鄉鄰化道德初心恐易違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并序

伯英名邦傑世為縣之貴族遺山元公為作
墓銘稱其游太學所與交皆天下名士氣甚
高見金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肆志方
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遂為黃冠師以終葬

宅之太清宮側時年五十一因兒時嘗見

先君子錄其家世文行之美以示鄉人今過
其居感而賦詩

政教才氣敵希夷冠帽翻然亦未宜誰辨胡寅論鳴客
見讀史管見只除彼老識安期見安期生詩可憐喬木
空秋色惟有青山似舊時欲傳先賢問遺事故園猿鶴
不勝悲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并序

古金大定間人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
室置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
門亦以遜辭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獲
如菽熟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
聽曰是天所食者不可易也監察御史按行

郡邑聞其行止之不報其為人蓋亦近於聖
學之所謂狷史家之所謂獨行者歟先父每
舉以律鄉人之貪鄙者故鄉人至今能道之

古死無後其丘隴已為蕪牧區今過其居亦
莽焉荆棘中矣不覺感歎夫發潛德而紀先
賢實後生之責也顧力未能焉姑題詩以紀
先父之訓云

名姓初聞自過庭山田力食老窮經鄉閭月旦歸公論
耆宿風流尚典刑感事重吟咏繹集懷賢誰築聘君亭
還家游子悲十種念舊思親淚最青

登雍州城樓

古戍寒雲接渺茫故鄉遊子動悲涼江山自古有佳客
煙雨為誰留太行野色分將愁外綠物華呈出夜來霜
海門何處秋聲急極目滄波空夕陽

夢先隴

望望東阡見松桂孤雲為我且踟躕十年一夢等閒過
四海此身何慮無千丈春暉空寸草萬山明月只啼烏
舊家三徑今誰主羨殺河汾有弊廬

宿玉泉村先父嘗飲卜隱於此

怪見清暉逼晚襟太行眉宇未消沉徘徊終日不忍去
寂寞高盟如可尋欲向孤雲問蹤跡只應老樹記登臨
棲遲零落如今此淚盡章齋刻印心

外家西園李花

無邊晴雪映柴扉夢裏繁華又一非人與丘山屬零落
天教草樹記芳菲每因寒節來相訪重為餘香不忍歸
里社他年有成約結菴終擬號春暉

入山

草露蛛絲曉日明亂蟲秋意有先聲屈盤未轉坡陀盡
蒼翠忽從懷抱生一徑峯回失南北兩山雲近異陰晴

天公若會登臨意可信傷心畫得成

晚眺

巖峯濃淡似吾詩雲點青山學續絲老樹遺臺秋最早
斜陽流水鳥偏遲無人能解此時意如我曾來前古誰
本為登臨解陶寫豈知搖落更堪悲

山中月夕

滿懷幽思自蕭蕭沉對空山夜正遙四壁晴秋霜著色
一天明月水生潮歌傳巖谷聲豪宕酒泛星河影動搖
醉裏似聞猿鶴語百年人境有今宵

惡鳥

山中夜夜聞惡鳥惡鳥聲中似訴渠氣運變遷皆以類
陰陽對待不相無形聲如此誰憐我天地初生已有子
能辨春風長白日願將花柳付提壺

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樓

獨倚危欄數鬢毛一簾輕燕晚涼高雲移山影亂初定
兩帶風聲來漸豪物外此天才一暮人間何事不秋毫
遠遊未盡平生興幾欲狂歌續楚騷

曉出西塘

塘水隨人緩步行長湍激石故輕清太行纓秀霜洗淨
全趙規模天鑿成偶為登臨發悲詠忽從毛髮散秋聲
殷勤莫盡尊中酒留到青山佳處傾

良辰

莫道閑愁負此身鶯花逐日是良辰乾坤許廢元關我
土木衣冠亦象人大德宣容輕錄怨小疵休廢更求醇
此中空洞渾無物萬紫千紅總屬春

南樓

登臨秋思動鄉關展盡晴波落照閒嘆老自非綠白髮
愛閑元不爲青山幾經分合世良苦不管興亡天自閑
初擬憑欄浩歌發壯懷凌王與白鷗還

野亭會飲二首

列坐平分草色勻四圍天設翠屏新不可一日無此客
安得四時長是春野鶴自成難進狀江鷗不作近前噴
鳥聲似向花枝說好箇羲皇向上人

則杖蕭然一幅巾山夫野老解相親橫身物內誰爲我
賦象天中彼亦人細數平生無此會不來一醉負今春
舉杯自壽復自笑萬壑煙霞吾豈貧

行樂人生當及辰今朝光景爲誰新林陰薄薄微露日
花氣溶溶暖著人春色十分看欲盡鳥聲千種聽難真
東風就手吹殘酒無限青山動翠鱗

淺酌

淺酌微吟意自真新詩改罷酒微醺流鶯暗逐春光老
獨鶴潛驚夜景分共見白駒如晚景豈知蒼狗是浮雲
無邊風月誰無分只恐靈臺未屬君

夢鎮州潭園先父舊隱

昨夜分明是鎮州溪潭先子舊曾游魂來十里太行碧
夢覺滿庭煙水秋古淡園林無限意登臨今昔幾人愁
當年猿鶴應無恙爭信書郎漫白頭

過鎮州

太行迎馬鬱蒼蒼兩岸灘聲帶夕陽霜與秋容增古淡
樹因煙景淡微茫閱人歲月真無謂得意江山差自強
曾記城南舊時路十年回首儘堪傷

井陘淮陰侯廟二首

飢僅羸馬倦重游萬將分兵此坐籌滅項豈知秦尚在
奪齊便覺漢無憂英彭一體誰遺類絳灌諸孫自刻侯
愛殺鹿泉泉下水亂山百折只東流
許身長大笑君疑快快難勝已自危知數相推難免死
才名如此豈無疑兩年藩鎮真猶假十載君臣喜又悲
最恨當時蕭相國直教三族到全夷

讀漢高帝紀

禮樂經秦掃地空遺民洗眼續王風規模自襲挾書律
舉錯惟推約法功魯國兩生心獨遠新城三老義誰同
只知才到蕭曹盡可信高皇是沛公

易臺

望中孤鳥入消沉雲帶離愁結暮陰萬國河山有燕趙
百年風氣尚逾金物華暗與秋光老杯酒不隨人意深
無限霜松動叢壑天教搖落助清吟

秋夕大風有感

坤輿聞說若行舟乘此真堪萬里游大塊氣象知寡和
黃綃坐穩覺無求窻間小草根自賀雲外高松聲亦愁
明日西山想清瘦天教老眼看晴秋

盆池

自慚眼孔一盆多奈此無邊風月何莫道潭非九雲夢
不妨能著百東坡軒旋在手天隨轉虛靜如心景自過
誰弄扁舟詫吳越爲言吾老怯風波

水燈

南湖新綠破春容一炬才分萬炬同共說金甯能有景
豈知除火解生紅魚龍水樂三更後星漢仙槎一色中
喚起東坡看清曉向來碧海又青銅

方鏡

當年玉斧落何方
陰魄誰教擬太陽
翻起坤輿看鼉背
借來心鏡發天藏
衣冠嚴肅知無愧
肝膽輪囷覺有芒
四海風塵競白日
託身分我鑑中涼

西窗

洛水秦山夢寐前
風流陳郢兩壺僊
中峯太華五千仞
皇極一元十萬年
窮役閑來歸舊隱
迷藏畫出稱高眠
人閒此意今誰會
卧看西窗生暮煙

有懷

飄飄遺世覺身輕
尚友千年粟若生
瑞日祥雲程伯子
冰壺秋月李延平
浮塵滄海人事換
晴雪太行眉宇清
倚杖歸來北窓下
一樽濁酒為誰傾

記夢併序

至元戊寅十一月二十四日夢十餘老翁衣冠甚偉以章疏薦予童中署予為金文山人而見稱之語甚多既覺惟記松柏歲寒桑榆晚景之句而每句之下又各忘其六字遂以詩記之

夢中說夢已成癡
更擬從翁問所疑
松柏歲寒應有謂
桑榆晚景欲何為
名書丹闕非吾望
家在金文不自知
果有僊山備壘土
先生亦欲住仇池

捲簾

捲簾雲樹散微明
淡似幽人百慮輕
真宰雕鏤亦良苦
洪爐消鑠似無情
空巖月出人境失
瀾露秋嚴山氣生
欲寫天機誰領會
西風吹作棹歌聲

偶作

為貪風月重登臨
感慨幽懷不易禁
靜裏形神君與我
眼中興廢古猶今
區區此世真何物
落落平生只寸心
閒道江湖好煙水
飛鴻滅沒遺音

高亭

高亭雲錦繞清流
便是吾家太乙舟
山影酒搖千疊翠
雨聲窻納一天秋
襟懷灑落境長勝
雲影空明天共游
笑向白鷗問塵世
幾人曾信有滄洲

放歌

未須鵬翼賦垂雲
老眼水壺亦自新
碧落銀河見高舉
紅塵白日駕何人
衆壘坐閱秋風客
擾擾空悲地上臣
左挽浮丘一杯酒
吾言夸矣不須嗔

自適

久矣黃塵絕往還
惟餘風月到柴關
清霜烈日從渠畏
野鶴孤雲覺自閑
天上銀河連碧落
人間秋色對南山
高吟大醉堯夫老
只有豪誇不易刪

老岸

老岸陰陰雲樹清
紫門寂寂綠苔生
空明萬象隨月出
水墨四山因雨成
千古心期破茅屋
百年人事短燈檠
道人不是悲秋客
聽盡疎蛩夜夜聲

世上

世上悠悠儘自爭
眼中隱隱放教平
飛蠅觸鼻人爭怒
落葉臨頭我漫驚
既有陽秋暗消長
何須青白太分明
蒺藜原上青霜重
辛苦十年跣足行

幾葉

幾葉歸桐萬斛秋
四山清露一窻幽
人能知足隨處樂
心若忘機百慮休
事物闌來如有悟
囊箱空慣已無羞

醉中曾聽家人語老子年來不解愁

萬古

萬古遺編未寂寥一窻風露晚蕭騷有時陶令羲黃上何物元龍湖海夢驪鼠千鈞宜自惜蟾蜍寸鐵亦徒勞年來點檢人間事問舍求田計最高

老大

老大情懷隨處樂幽閑氣味逐時添平生長物不入室一日百錢輒下簾題品雲山寧有諱收羅風月不妨廉客恐恐說閑興廢茶罷呼棋信手拈

山石

山石那容玉獨堅人生磨滅殆天憐畫蛇最戒足無用書馬常憂尾不全誰見虎鬚真可捋自慚鷄肋豈勝拳誤人每笑婁師德不領春生未啜前

人生

人生處用費閑思物理通來盡我師凍雀猶能樂生處秋花元不厭開時齊姜必娶終無偶秦越未生寧之醫若道求安須待足百年何日可伸眉

夏日即事

迂疎爭笑近清狂多病筋骸可預防久之園蔬因律藥不留葱紙寫抄方閑從鳥雀分時晝靜與蛩蟹共晚涼莫道幽人好標置北窻自古有蒼黃

冬日

砂瓶豆粥土床煙中有幽人意漫然元晦居山豈懷土仲尼微服即知天閑中作計飽為上書外論文睡最賢小子應門當拜客病夫便靜乞相憐

午窻

終歲柴荆掩寂寥物情多忌恐難逃家房關白惟求首應物寒温亦憚勞陳瑾只知吹餅大元龍新臥床高午窻葉影風成陣病擁絀衾氣尚豪

馬酒

洪家桐馬豈無傳力盡皮囊味始全曾次沃焦常八九眼中駢牝少三千百杯誰有神駒氣一幕何分勒勒天彼酪猶能奴命若南風到此更凄然

平昔

平昔襟期鏡裏看而今涉世願高年自憐不唾青城地共笑仍愛把國天履影無傷猶不忍吹齏難誤亦當然人間萬事思空遍依舊西窻理斷編

冬日

迂疎懶散百無能半似田翁半似僧製藥就團煨芋火檢方聊趁剝麻燈自知蒙奕今無復共道癡顛舊不曾開倚南窻貪瓦蟲敲門人怪不時應

次人韻

樂天方識淡中甜安土無妨著處粘道在市朝皆可隱機忘鷗鳥亦無嫌窻虛不礙山雲度樹老慣經秋氣嚴世上閑愁渾幾許而今青鏡滿霜華

中秋

天借無雲雨借清月邊涼露滴無聲只知老子興不淺誰信太虛白亦生四海誰苗共人影寸心直擬配高明二句夢中得乾坤元有水壺在回首紅塵意未平

人情

人情雲雨九疑山世路風濤八節灘共說長安如日近豈知蜀道比天難浮航莫笑腰舟渡坎井終當繫木觀

會取登高有良法此身何地不平寬溫公曰登高有法徐行則不困腳踏實地則不危

次韻答張夢符侍郎

癯然一榻卧成痕多病人疎自古云執別三年猶念我
開緘千里若逢君家聲舊仰遠東鶴才望今稱冀北群
每憶琴尊前日雅幾回搔首賦停雲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八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言律詩

有客

門前有客通名姓一別十年記憶無鬢髮俱驚各衰白
行藏已涉幾榮枯急呼蒲酌解醉軟聊用親嘗補飲瓮
深感故來兼久候送歸雖病不須扶

雨夜

夢覺呼童問幾更未嘗先作不平鳴山深六月有秋意
夜靜蒲城惟雨聲四海虛名此身愧百年浮世寸心驚
誰教蒼溜如愁思欲斷還連直到明

現前

萬事除無取現前此身隨處可周旋居南懷北豈安土
已夏願春非樂天誰謂包涵心有外我知彌滿道無偏
洞觀今古平平在曠盡區區智與權

上塚

鄉隣見戲說兒童日日相邀社酒紅故國無家仍是客
病軀未老錯呼翁里胥驗帖徵游戶縣長聞名謁下風
欲向溪南訪喬木不禁煙雨正空濛

挑花菊

東籬元不是天台誰挽春風到酒杯丹藥有靈能換種
黃花從此不須開已經晚節霜纔識不是寒香蝶亦猜
老眼淵明不今古幾回春去復秋來

夏日幽居二首

隱几青山意獨長回看人世易炎涼栽培得力江陵橘
薄惡傷心陸氏莊莫就一時論絳灌要從千載到羲黃
人間何處覓菴好擬問希夷買睡鄉

閉門終歲澹無求，雲雨人情亦可憂。
斗酒難酬滿車望，杯羹直結殺身讎。
平生幾緡謾多苦，一日百錢姑少休。
山鳥不鳴林影靜，卧看蛛網罨蜂蟻。

夏日飲山亭

借住郊園舊有緣，綠陰清晝靜中便。
空釣意釣魚亦樂，高枕卧游山自前。
露引松香來酒盞，雨催花氣潤吟箋。
人來每問農桑事，攷證床頭種樹篇。

午睡

閑中何事不清妍，鳥戀花陰伴晝眠。
窗外雨晴山有暈，林邊風息樹無絃。
面前多放寬平地，方寸嚴臨咫尺天。
萬古羲皇有餘意，不妨分我百來年。

新晴

小雨新晴草色蘇，家園生理未全疎。
埋盆欲學魚千里，試地先栽芋一區。
時與老農談稼穡，不因閑客罷琴書。
乾坤妙趣無人會，卧看墻陰雀哺雛。

醉梨

白雪春香洗未殘，玄霜誰道凍成團。
漆封圓顆盤增滑，蜜和濃漿齒避寒。
綠蟻從今忘病渴，金花無地著餘酸。
快人風味依然在，莫作尋常軟熟看。

送人官浙西

江海十年幾戰酣，劫灰飛盡到耕蠶。
亂離文物想猶在，凋弊徵科恐未堪。
眼底興亡即今古，胸中形勝欠東南。
因君漸有扁舟興，行待清風洗瘴嵐。

九日客至

有人車馬訪柴桑，怪見寒花滿意黃。
莫對青山談世事，試將華髮照滄浪。
淵明不與白蓮社，程子猶憐綠野堂。

他日燕南話舊，此回風味亦難忘。

贈趙丈八十詩

趙丈字澤民，金義宗初年應律科。中天下第，

一授商州知法，尋除左部檢法。遷新息令，比

渡客順天中，統初權為左三部司正。致仕景

州判官，為人樂易寡默，嘗與先人同薦。真定

宣撫司辟召，故予以父執事之。今年八十餘

里人好事者，祭其壽諸公為賦詩而求于倡焉。

律學專門，自可疑更從報施論心。期于戈留在三章法

松菊歸來兩鬢絲，再拜通家惟此老。百年涉世亦吾師

平生辦作著英亭，慚愧胸中壽域碑。

九月晦日過鎮州宿趙徵士黃極道菴

慘酷姦訛禍世親，翁張無復見真淳。藏來龜六終留殼

調中狙三已自墜，符藥真能度長俗。漁樵却恐有幽人

摩挲石刻皆名筆，庭下寒花不似春。菴取象藏六

便擬庭闈捧檄過，直須隨俗苦揚波。一瓢有樂誰云細

三金無歡亦謾多，戰國遺風餘管樂。南朝清議尚王何

見人時，揀知吾拙，獨誦滄浪太古歌。

黃精地黃合釀名，以地僂酒。

僂家名品對壘我，誰信幽人用物多。酒面白雲招我在

杯中，華髮奈君何。西山秀氣勤欲盡，易水寒聲釀亦和。

未望天行望千秋，巖巖觴富和紫陽歌。雲間天行非予歌

講守一處和千二百歲，照翁調息巖也。

席上分賦二杯前

隴鳥回頭意若何，剝腸欲我鑑紅螺。微茫山色詩痕在

灑瀟難聲飲興多聖歎已分糟與蟹醉來惟見酒成波
千年醒殺江魚腹應恨生身向汨羅右襟

希夷專俎永相忘混沌鑿開見此鴈金橘有天容逸老
青田無地避餘香雲中招飲留仙掌物外尋真得醉鄉

試向峨眉問啼鳥人間紅雨幾斜陽移置紀劉光祿進
桃核盃云得于華山陳搏邵康節謝人惠希夷草詩有
仙草峯亦峭不收希夷去後遂無備能勘時事高擲手
善酌人情畧撥頭之句右襟

張氏西園

水府生煙晚更蒼翠陰含雨暗生涼人間豈有赤松子
天上應無綠野堂一日平原驚客散千年郭隗又臺荒

示彩鱗

相思擬話百年情燈火直須幾徹明繼志未論班氏史
隆師何用鄭公名人門忠孝寧無責學術淵源先有盟

除夕

欲寄君詩仍感泣野夫能有幾門生
莫道春風室罄懸試看孤影伴頽然浮雲往事空千變
清鏡明朝又一年頭上無繩繫白日月中有石補青天

秋郊

幾時能了西山約六角黃牛二頃田
行過青林徑欲還誰家茅屋在林間雲切湧出半合雨
風漸吹開微露山卅味嘗來知懶貴物華老盡覺秋開

蕃薇酒

天教勝境為詩敵未許幽人穩閉關
顏色醱醱茉莉香琉璃到手會須嘗一盃滄海泡成幻

萬古花菴醉有鄉涼冷併收天水碧輕醱猶帶女真黃
錦囊盡貯春風在別是儂家不老方服食家有
細譜錄法

送董巨濟尋親

花繞東鄰竹馬鞭春隨西舍板輿有白雲尚在棲邊地
彩服俄驚喜懼年樵爨定知生處架兒孫多向老來憐
阿翁別後還家夢比擬思親恐未偏

賈氏溪堂

澹澹春波遠更宜丘山華屋總成非來今往古年華在
厚地高天人力微世上紅塵無此客杯中明月有清暉
嶺南盛事君須記曾為東湖盡醉歸

望易京

亂山西下鬱召堯還我燕南避世謠天作高秋何素寞
雲生故壘自飄蕭誰教神器歸羣盜只見金人泣本朝
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未全消

七月九日往雄州

秋聲浩蕩動晴雲感慨悲歌氣尚存灑落規模餘顯德
承平文物記金源生存華屋今焦土忠孝遺風自一門
白髮相逢幾人在蒼煙喬木易黃昏

水門菴

池煙林影澹無姿物外高寒兩石磯雲水流行寧有跡
乾坤俯仰自相依波涵晴景動猶靜鳥戀幽人去復歸
回首塵緣吾未了靈風且莫故吹衣

答或者以所註孫子見示二首

學術兵農豈盡無規模如此亦區區權書不免增多口
霸論誰教混一途親手申韓如果有許身管樂未全誣
千秋萬古中庸在留與橫渠作後圖邵公武讀書志有

誰遣歐陽筆有神微詞端不赦亮臣樵夫見笑靈無愧
童子羞稱亦可人但得躬耕全性命猶勝偏霸在風塵
菊蕊一語宜深聽樓上元龍且莫噴

溪光亭看雨

萬山齊擁白煙來木杪先聲失怒雷海岳奔崩換毛骨
乾坤收斂入胚胎龍公所繆有如此塵世一清何壯哉
坐看神功空束手夕陽華髮對蒼台

避暑玉溪山

風露林人儘力清也應知我到禪高秋聲滿谷有生氣
山意帶煙成遠形皎月欲升天失色白雲初出樹留青
他年若訪經行處合有先生避暑亭

飲江漢白

高亭飲興動江山為捲灘聲入坐間糟麴真能釀滄海
魚龍直恐盡神姦襄流謾說葡萄萄晚儂國曾分玉液醞
聞道兵塵埋楚甸一杯誰與洗愁顏

鄉先生漢韓太傅嬰墓

章句區區老益堅百年軀死已無傳四詩今併毛公廢
三策聊存董相賢祀典曾聞鄉社在荒墳重為里人憐
絃歌燕趙今誰見高詠周南獨慨然

玉柱雙清香

二氣元從太極分浮雲起滅見來真白虹貫日豪華散
砥柱中流意象新方寸有靈涵大塊頭顱無物隔蒼旻
蓋因萬里煙生玉禾辨晴葱半穗春無心無外辨無開吾

對菊

迂疎不辦一身謀鬢髮空添四海憂畫本流民今復見

詩家逃屋為誰留黃茅安得千間厦白布空歌萬里裘
政有南風曲中意可能獨醉翫花秋

西湖

水竇深藏十畝煙賣書直欲買魚船數椽破屋已自足
四海虛名良可憐醉後不知清露下興來擬共白鷗眠
濂溪謾有當年志老去而今只愛蓮

玉乳峯

亂山如擁欲爭先惟許孤峯入馬鞭舊見劍光曾犯斗
誰教箭筈亦通天只應絕頂千年石中有齊州九點煙
安得凌風乘此去東游滄海看桑田

積雨

萬象何為入杏雲懸知物外自高明前年憂旱有今歲
半月閉門如一生捧日謾勞中夜夢補天誰識寸心誠
陰雲政使高千丈坐受魚頭恐未平

溪光亭小憩

粵涼隨水到溪亭十里綠陰慙鳥聲自惜筋骸恒世故
豈知風露已秋清白雲似與山爭秀落日放教川盡平
六月農家猶赤地登臨舒嘯若為情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感事還悲負米身此生無復九齡親干戈誰共知年暮
天地獨全愛日真只擬商顏亦秦土豈期唐水尚堯民
曾中壽域平生在不開卷題詩覺有神

秋夜

已喜山深稱野情每慙無物慰諸生書貪日課不時睡
雖為誦聲長早鳴病後端居信張詠靜中未發有延平
誰知今日絕絃意却恐人間知此聲

憫旱

農父看雲淚亦乾靈湫誰信欲生煙萬金良藥汗猶出一寸丹心天可掬未便無食思繼土不禁憂國願豐年為占河漢中宵起獨對殘燈理斷編

過徐橋

老岸石欄曙色分只疑身是入山雲十年往事不回頭百里清泉如可聞人世誰教有長路坤靈終亦化塵氛興亡更遣陂塘在幾欲悲歌酒未醺

宿龍宮

擬欲題詩贈白雲且傾濁酒洗塵氛閒將談笑論當世却喜稱呼是隱君天柱舊曾分戶帖神林今又有移文夜深長欲悲歌罷此曲山靈恐未聞

過東安趙宋先塋

五季風煙慘畫靈渠記有志亦雄哉累朝禪策皆虛器千古黃袍又厲階文物漢唐今已盡史編南北更堪哀荒墳一品知何處猶遣石麟草半埋

秋夜

坐困沉思強起行虛庭涼露下無聲為爾寂寂人莫笑不肯碌碌君何成萬古興亡天亦老百年身世夜難明情知不為學仙去也欲蓬瀛寄此生

洪元宮明日觀到天城

樹邊平野接晴霞脚底清江走白沙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塵世倩山遮自慚爛賞無多暇更有行窩第二家煙雨兩陂皆古木興來便作上天槎

哭王之才編脩

草草離觴記去年誰知此別是終天傳雖成癖今安用

史未為榮應自憐四坐高談宛猶在一經白髮竟無傳交明日與來書少不過西州亦泫然

交之意云

張仲賢宣慰淮東過子山中臨別贈詩庸見定昨夜相逢終夕話今朝送別百年情世緣盡付禪心在官况併隨詩境清此日救焚猶有望他年勇退豈無盟知君苦愛希夷老莫厭山深不寄聲

白海青

扶餘玉爪舊曾聞青鳥猶露海氣昏掌上風標有如此眼中神駿更憐君平燕未洒頭鷄血春水誰開獵騎門過鴈昏鴉莫回首霜拳高興在空雲

城樓待雨

雨入江樓勢欲吞雷轟何止語難聞未憂彼岸將為壑只恐吾山盡化雲風伯為誰能却敵物華依舊歎如焚百年人事今如此猛拍欄干怨夕曛

憇謁山寺

石田霜落晚蕭騷一徑禪高亦自高九萬里風安稅駕三千世界等秋毫山哀似苦天相罩秋老不禁詩大豪西望雙龍有高隱結菴終擬近林臯

唐張忠孝山亭故墓

斷碑藩鎮記當時杯酒談兵少救之山色何曾問今昔人才初不限華夷水波風起心猶壯木杪秋生鬢已知莫更候雲臺上望武陽木杪亦離離

武陽故臺

仁義徒令此古存轍環初不救紛紛天公欲為秦漢計野色更無燕趙分滿眼兵塵餘故壘一聲樵唱入秋雲

擬乘礪石觀滄海易水東流去不聞

次韻答范陽郭生

默坐誰窺樂樂境深無絃初不用知音曲肱睡起亦何事
弄月歸來徒自吟多愧寄書勤訪道未嫌傾蓋即論心
西山百里平如案欲認東州煙雨侵

登武遂北城

神州英氣鬱高寒
脊斷爭教不再連千古傷心有開運
幾人臨死問幽燕平生卧榻今如此百萬私錢亦可憐
咫尺白溝已南北區區銅馬為誰堅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九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言律詩

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解君奉議
手澤天教掩襲存窮鄉枯朽亦霑恩敢將吾道論榮悴
且喜甘棠見子孫但使儒林有根柢會有寒谷變春溫
題詩當作諸公唱百里東州又故園

些相士詩卷

形聲感物即天成善惡因心有相生人事百年隨反覆
天容一日幾陰晴僕夫老挽何妨共厮役王門未可輕
不向營家洲上醉宵中風鑿恐難平

寄彥通

青碧白飯思依然燈火山亭暮雨前不意相思渾百里
直教一別動經年久甘分席樵夫下敢望過門長者先
自是煙霞愛招客可無佳句助清妍

癸酉大兩次人韻

黑風吹海入天瓢誰信銀河直下朝渾沌只疑還太古
規模應欲復唐堯衣冠半夜方孤坐塵瀾千年共一票
且喜開簾見白日不酒龍前問秋苗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見寄

出門紛擾互相侵常使幽人懶病深前月借書來水北
去年採藥到城陰黃精已倩徐生斲蒼木新教石老尋
只有煙霞肯賒借無人曾送買山金

次韻答王之才見寄

蕭蕭霜葉打窗疎耿耿寒燈伴獨居鄉議謾評康節僻
後賢方識子雲書詩成已破三絨戒臂穩因思九折初
明日相望在何處青山佳處即吾廬

付阿山誦

十畝荒田不自耕半空樓觀幾時成人因遇困方言命
我為求奇反喪名此去要知燈是火向來空指鴈為羹
新詩銘在山童口百過高歌告乃兄

水北道館

會從氣朗看春朝始信蘭亭水石造物外壺公能避世
山中巢父不知堯波問明月隨吾取松上白雲如見招
曉策重來有成約無妨談易對漁樵

與客會飲野亭

遙岑一碧淡相依野態行雲意共遲多病留侯寧復偉
長身諸葛但如癡相思千里尊酒盡求嘯一聲山鳥悲
風袖翩翩此何處青林西北雨來時

長坐

共笑龕中坐已癡環堂燈火誦聲遲人才興替世所係
瓶水溫涼天可知荏苒每因多病後一寒偏怯欲明時
三年馬隊成何事采菊南山舊有期

野興

得意江山入酒樽乾坤英氣未沉淪莫思世事兼身事
不薄今人愛古人明月清風無盡藏野花啼鳥一般春
客來惟說煙霞好只恐先生醉後真

郭太守提舉松江

蔡公聲望動江東應識頭顱肖外翁陵谷初經新化日
尊籬不似舊秋風看雲正要志憂計避瘴無如暮欲功
萬里吳松憑寄語并刀明日試胷中

新秋

俗物何嘗擾病懷憐渠孤憤若為開人生如此亦安用

野鶴翩然去不回萬古青天留月在幾聲白鴈送秋來
西城無限峯巒好擬對一峯傾一杯

放歌

莫道人生能幾何金銀宮闕亦無多垂楊流水輕風裏
碧落銀河暮雨過天地此身真逆旅雲山到處是行窩
九原喚起堯夫老我舉一杯君試歌

雙清堂遺址

心遠由來地自偏若分心跡已非賢結廬入境元無害
跨鶴揚州更兩全石頂經龕有隨剋山中學館竟何年
馬頭果要為初祖擬問西崑借一塵

反垂柳短吟

偃蹇高松雪漫飛最憐憔悴綠楊枝青絲曾識鶯聲軟
黃葉俄驚馬足遲有分只偷春色早無心要結歲寒知
不應再得東風力更與行人管別離

玉簪

花中冰雪避秋陽月底陰陰鎖暗香玉瘦每憂和露滴
心清惟有絲長且留宛轉圍沉水莫遣聯翩入粉囊
只許幽人大相似蒼苔疎雨北窓涼

爆粟

山家愛客夜留連奮發驚聞一粟先鑿數誰言無渾沌
弄九今喜得天全香甘合用金甌選冷淡那容玉版揮
回首燕秦幾陵谷眼中繁富竟何年

示有守

南隣新脍北隣醅莫忘蓮湖舊釣臺根柢自宜留故土
焰中真見有寒灰短長無就相形看消息當從既往推
遙想西城共登眺水光山色亦悠哉

宿鄉僧致公房

倦客歸來借夕眠，偶因相敬識君賢。常勤有酒沽陶令，每愧無衣謝大顛。謂暢墨名聊汎應，論周陰助豈誠然。平生親切冠巾語，欲發還休亦可憐。

哭申也

悲來思汝不可置，揮淚問予何所悲。青欲出藍今遽爾，白能受采復誰期。窮杯屢進知君篤，藥裹親嘗豈我欺。從此陳編只獨理，不堪燈火夜涼時。

秋霖

春旱泥倉恐謾傳，誰從積雨得豐年。麻衣有垢供秋藪，土鏗無文換曉煙。果為松薪禁明月，真教斤齒變桑田。胸中幾許晴霓在，四海霖霖獨慨然。

贈韓道人

精學輪翁氣稟真，胸中鵬賦自凌雲。靈砂換骨知何物，道錄降心亦謾云。銅泣露盤經幾見，鶴言華表竟誰聞。風流大父承平事，賴有當年李少君。韓及子大父今自三載矣

海南鳥

越鳥羣飛朔漠濱，氣機千古見真純。紇干風景今如此，故國園林亦暮春。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墜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

贈司馬道士

仙界清涼亦陸沉，風流儒素渺難尋。白雲自解留佳客，青帳端能爍壯心。知己未論鵬鳥賦，移人先聽水仙琴。野人近有南來興，乞我蒼前十亩陰。司馬氏後別名家陵

春日游山

川氣迎晴澹作春，泉聲招客浩如神。隨時俯仰有魚鳥

乘興往來無主賓，碧水白鷗心共往。浮雲蒼狗態難真，平生經濟程夫子。年少看山意已親，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閒率肯出山來，明道少作。

會飲北山

相逢相飲莫相違，往事紛紛何足悲。別後幾經滄海淺，歸來豈止昔人非。此山變滅終如我，後會登臨知與誰。今古區區等如此，不須辛苦嘆斜暉。

次韻答趙君玉

萬古西山翠不收，一簷今在白雲頭。開軒招月澹相對，倚杖聽泉清可收。已喜凌空有高興，豈知卧病阻同游。南湖燈火十年夢，舊好何時得重修。來詩有十萬萬整香風動安得凌空訪靜修之句故及之

登中北城

黃金一夕冷如鎖，劉項蕭然恐未真。世事惡盈應有數，天心撥亂豈無人。陵遷谷變橫流地，却復巢傾死節臣。毛髮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稟猶新。曾伯祖奉議府君貞祐初死節中山而降沒焉

題贈知道人詩卷

開卷煙霞著莫人，紫芝瑤草一方禪。法筵古禮存三代，野服遺風見一衰。唐水堯山猶樂國，禹洪張果有仙村。何時輩母東隣了，老婦烹茶自應門。

暮春山游

萬山傍繞翠爭新，兩澗平分月有隣。木杪柴關如看畫，松陰苔徑欲疑雲。浮雲柳絮人間世，流水桃花物外春。杯酒狂歌極浩蕩，野煙晴樹望中勻。

新脣

山家曆日年年有，村鳥園花報四時。建戌預求尋樂月，逢辰要及種瓜期。宵中堯典二三策，夢裏幽風第一詩。餘韻十年死如在，晴窗捲卷不勝悲。

千戶喬侯挽卷

拱木秋聲尚凜然，平生鄉國愧幽燕。千家聚落郎山皆，四海牢籠勅勒天。龍虎風雲空一夢，關河形勢託當年。重侯累將應須念，創立艱難亦可憐。

宿華陽臺

石徑盤盤擁亂霞，雲間雜犬是誰家。空山月出人境失，高樹露涼秋氣加。蜀道青天休種杞，武陵流水謾尋花。太行東北二千里，盡借晴嵐染鬢華。

飲聞雞臺

出門人事厭紛紛，春色三分已二分。十步離山九回頭，一杯到手百無聞。蒼江天地有如此，磊落古今何獨君。欲向荒臺問遺跡，水明沙浦只行雲。

留題山房

靈風縹緲竹花飛，怪石參差樹影齊。壺裏有天藏日月，杯中無海飲虹蜺。松生太古鶴應識，路入白雲山盡低。萬里黃塵一回首，微茫煙水意悽迷。

西山雅會

山色舊無今日濃，雅期新得與君同。剪懷靈月十年後，樽俎春風一月中。靜裏乾坤無彼此，眼前花柳各青紅。高情久已忘琴了，誰管殘陽送去鴻。

次韻閑雨

已酉凶豐不偶然，今年千里土生煙。夢游樂國每嫌覺，望見僊雲猶酷憐。必竟蛟龍思得雨，何勞蟻蝨謾呼天。

山人萬慮消磨盡，惟有夢裏阻靜便。

宿趙山人房有懷

書劔南游氣吐霓，歸來華髮首難低。江山應識千年鶴，豪傑空慙半夜雞。物外有天藏太古，人間何地種丹萸。相思日暮一杯酒，望斷碧雲何處棲。

有懷

百年身世付秋毫，萬里雲霄有羽毛。樓上詩成山欲動，眼中人去氣誰豪。崔嵬自可兄呼石，憔悴直須僕命騷。樽酒論文復何日，西風迢遞暮鴻高。

樓上

樓觀參差接大荒，五雲分我白雲鄉。卧之地上太行小，來自帝傍春夢長。灑露明河氣蕭瑟，黃塵落日煙蒼茫。清風簾外問何容，玄鶴飛鳴天一方。

白溝

寶符藏山自可攻，兒孫誰是出羣雄。幽燕不照中天月，豐沛空歌海內風。趙晉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白溝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平。

何太夫人生日

夜夜東隣有香火，高門因得百年心。蟠桃結實世誰見，隆棟駭人根自深。經卷病餘猶早起，絲車老去亦親臨。父知吾友閑居意，惟願慈顏事不侵。

次韻劉尚書 尊號禮成

萬姓瞻天仰泰階，老人星見五雲開。混同直擬千年論，積累元從百世來。含哺豈能逃帝力，有根無不待春雷。舉頭日近長安遠，葵藿傾心即壽杯。

貧士

貧士出門多掣肘君幾次譟徘徊不思學館三年舊
肯為山翁百里來又倚通家喜賓主新知不飲罷黃
殷勤莫厭通宵話聽說天明即欲迴

故人見訪山中

客子畏人常簡出病來庭戶益荒蕪多時暑闕通書問
遠路遙憇送藥須掃地預占燈燼喜敲門遙認草亭孤
故人知我無任給故著看山慰野夫

冰陽李丈九十壽

九十餘年何限事向人惟指鬢毛霜偶因飲酒驚遲醉
不信看書託健忘還拜噴扶緣故客近游多步為居鄉
自慚獷子顛狂在廿故艱難未備嘗

登高有感

疎煙晴曉散輕寒秋色滿林霜氣閉今古消沉幾白日
乾坤灑落一青山半生心苦頭光老兩姊墳荒淚未還
瞬息西風解千里憑高聊為送餘瀟

送人官吳中

天徹藩籬要混通古來佳壘數吳中送君如對秋風起
恨我不隨江水東五葦可防脚土異孤雲須念母心同
畫圖留取風煙看莫趁并刀一剪空

孫沁州哀挽

驚看哀諒為君傷一面十年不易忘奉府舊稱天下選
燕人元有北方強平生豪氣餘立土寤寐神交只月梁
聞說條陳有遺草承家洗眼看簪郎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五言絕句

明珠穴二首

珠從何處來秀與天地生涵蘊幾千古得此風雷聲
山從何時裂珠去誰當還餘光爛猶在照我方寸間
滴水龕

膚寸遍天下至靜涵氣盈因看石滴水窺見未生雲

石潭

清不見羣魚暗不藏毒怪觀物得吾師終日欲相對

春日

游絲困無力欲起重悲揚芳草落花滿相思春晝長

慎獨

一葉下秋水微波去不停望中猶隱隱直欲到滄溟

毀譽

子賤波及魯犂牛不累辟寸心仁厚處萬物自生成

偶書

意當極快歎心有不平時少忍容無害欲言當再思

夢中作

溪童望水滴日夜愁不已雖非鷗鷺身亦有相關意

觀化

風雨何方來呼童出門望歸報長羣蜂聲在庭花上

四皓圖

雖戀紫之美難忘帝力深驅馳恨臣老高尚豈初心

石鼎聯句圖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鄰忻

白樂天琵琶行圖

冀馬嘶寒風逐臣念鄉國江浦聞哀絃長吟望西北

百蝶圖

芳蝶具百種幽花散紅翠道人觀物心一一見春意

子期聽琴圖

琴瑟自吾事何求人賞音絕絃真俗論不是古人心

夢題村舍壁上乙卯正月二日

村居有何樂所樂人真淳回看城市中居此勝買鄰

村居雜詩五首

隣翁走相報隔窻呼我起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

黃昏雨氣濃喜色雨南畝誰知一夜風吹放門前柳

獨立偶懷古臨風還自傷一聲燕唱起回首暮山蒼

削樹題詩句畫沙知酒籌他年成故事蕭散更風流

芳茵皆可藉緩步即吾車乘興二杯酒隨行一策書

弄上草蟲四首

逢物即能產其滋乃爾蕃不知何所積擬欲問乾坤

背上穹廬好問蟲誰汝施始知天地內棟宇匪人為

蝸牛

後利前還遊陰陽體段分不須觀兔尾即此見義文

蝻

陽施陰專受精醇物始真蟲魚寧解此聊用比振振

飲山亭雜花卉八首

世變日以文花卉亦應爾懸知太古時其美未如此

牡丹

宜致美人贈服之良有功分形雖異種氣類暗相通

菴微

色深女真黃露凝天水碧花間日月長朝暮閱兩國

萱草

丹鳳忽飛來喜色滿朝露何以稱此花白頭戲嬰孺

夜合

消忿緣無毒合昏如識時辜故千古意百繞惜芳枝

除鱗

勿剪架上花不是畏多刺得陰難忘枝曾向花陰醉

木槿

已拆暮雖落未榮朝又花生生如道體堪玩不堪曉

蜀葵

且勿論傾陽色香尤可喜人情輕所多共愛姚黃美

看雪

雪花不擇地隨風恣飄蕩數片如有情飛落梅梢上

絕句

溪童出門望鷗鷺滿空下江水澹無情盡是忘機者

出花

下石綠珠并灸面昭君村坐令宜花地亦復愁移根

商方爵

商爵既云古那堪形更奇不宜燕市酒雅稱野夫詩

盆池

有月湛秋影無風生小波澄心一相對今夜興如何

偶書二首

疊嶂山下塚渺渺嶺頭雲歲晚不歸去笙鶴應望君
昨日宋人苗今日牛山木寄語芒芒人管取牛羊牧

箕盤

不作甕商舞林停餅氏歌執箸仍敲篋辛苦欲如何

呂洞賓畫像

微茫洞庭曉蕭灑崑崙秋海蟾生碧天相從何處游

鴈圖

夢回煙水寒鴻鴈驚不起道人心久閑相忘有如此

史處士挽章

平昔未相識幾回曾寄聲今朝聞謝世便有故人情

飲山亭獨坐

野性靜成癖幽居懶似高青山卧床下初不厭人豪

愛玩不能去山晴雲卷舒敲門者誰子聊復忍斯須

偶成

夢回聞雨聲忽覺是風葉問子何以知仰見梁間月

溪橋步月圖

山中有幽人獨步溪橋月莫問與如何披圖亦清絕

題山水扇頭

山近雨難暗樓高秋易寒憑誰暮雲表添我倚欄干

兩山環合一水中有老木參天不著幽人草閣誰收無

限風煙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七言絕句

臘盡

小雪初晴臘盡時無窮梅柳怨開遲人間不覺春來早

只有吾家布被知

讀史評

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

恐有無邊受屈人

試筆二首

得意好花開易落惱人芳草燒還生亂多少君知否

陰偶陽奇理自明

眼花不見義之俗口快爭言杜甫村我欲鑿山藏此筆

高情千古約重論

山中客夜

鞍馬南州五日程豈知物外有茅亭塵埃暑困人如醉

月露夜凉天亦醒

抱陽南軒

下瞰懸崖老木稠輕風毛髮散涼秋蒼苔白石夢初覺

露月踈雲天欲流

喜雨書事六首

拍手兒童笑不休笑君前日為誰憂天公自有甘霖在

未管渠渠浪白頭

一笑黃河一度清自綠無物盡歡情今朝久旱雨三尺

消得山人酒滿傾

坐占庭蟻戰餘酣一飽無功益自慙但見人人厭梁肉

野夫方覺養由甘

兩晴物物自生春喜氣浮空似有紋吾亦乾坤物中一
相看草樹共欣欣

為驗陰晴看漏星要知疎密候蒼聲夜來還却當時睡
不脫蓑衣直到明

前日南湖枕白雲蛙聲每厭靜中聞今朝便覺望歌上
為是多年不聽君

九日九飲九首擬補元日十詠體

一飲君聽第一歌誰從此際見天和醉鄉閉物工夫密
春意空濃尚未多

二飲重賽第二歌春風毛髮欲婆娑寸心又到欣然處
莫怪山人語漸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羲皇相去已無多舉杯為向諸君道
自此光陰奈樂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山人未醉覺顏酡囑君輕摘黃花露
滴向杯心生小波

五飲初喧四座歌黃花滿意入紅螺人間此樂知無復
魚鳥聞聲亦泰和

六飲相將醉境過令嚴斟淺欲如何秋香正滿黃花萼
宜與南山細拊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兒童休唱接離歌青天一帽十年在
只恐西風不奈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劇談不記竟云何杯中正有春風在
無奈蕭蕭落葉多

九飲蒼巖藉碧萋江山搖落奈吾何乾坤閉物胎胎密
中有山人第九歌

山行

西崦人家竹映溪山深雨暗到來遲行窮谷口水才見
流盡巖花春不知

諸侯負漢已堪憐直筆何為亦魏編却愛曹瞞臺上瓦
至今猶屬建安年

春曉

要有東風氣象新登臨何處不尋春今朝煙雨細如霧
生意空濃畫得真

以杖畫雪偶成

玉華銀色浩無瑕方寸居然得故家雲重風輕晴不快
暮寒覺比曉來加

仙人圖三首

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仙在
應悔虛名落世間

雲海蒼茫去復還人間此日是何年平生慣見秋風客
只許汾陽會實然

春暮

張望皇墳寂寞中何從事跡得崆峒可憐千古稱黃老
誰識當年立極功

病餘身世澹無情但覺春來暖漸生送客出門花已謝
問知昨日是清明

有樂如從天外來春風過處百花開政教萬木夜籟立
何害孤根暖獨迴

人將知我亦何從天在吾家度量中此語誤人君勿信
我心無慍本冲融

講學而首章一首

講八僧首章二首

以刀傷肌手自危割餘痛切不勝悲心同義理元無間
彼此俱看未忍時

生意條然不遂春根株盤曲欲輪困向前枝葉頑然了
自此乾坤屬不仁

講周而不比章

義理胷中好惡真初非由己與由人混然生意流行在
惟有枯爻不受春

講人之生也直章

朝綱一素國風沉人道方乘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
蒼龜千古在人心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昨日深山興未闌今朝二女共高寒施施便解驕妻妾
乞態當從此際看

山下食穢老興便荆南採藥此心全乾坤月慘煙愁外

留我羲皇萬古天
荆棘埋香死不禁清泉芳徑愜幽尋移花旋看新生意

方識西山忍餓心

萬古堂堂共一元欲於何處覓天根試從開閉中間看

始覺乾元獨自尊開物之終有之開物之前有丑惟子

新居二首

雪擁閉門儘未除小齋人道似禪居年來日曆無多事
只有求方與借書

萬事休關百病身書囊藥裹最相親年來愛與漁樵話

恐有無心失位人

今月

今月柴關幾客來擬從履齒數莓苔求文道士花前至
載酒門生雨後廻

採栢園

翠袖重將栢子薰一般心苦為思君思君不為山中苦
為說山中有白雲

採藥

黃精著雨宜深斫栢子經霜可爛收莫道幽人渾懶散
一年忙處是深秋

堯民圖四首

分得堯天一握多百年安樂邵家窩情知弄月吟風手
不扣南山白石歌

風氣初開理漸融畫圖猶見帝無功意長世短成何事
誰及乾坤再日中

平生喜作許東隣百過摩挲畫本昏聞說詩人多感慨
且休持送鄭監門

臯鑿遺像凜猶存更比凌煙意氣真但使尊前有如此
不慚只作許東隣

幽風圖三首

畫裏春風在眼前詩中雅意若為傳憑誰更譜絃歌了
細味周家八百年

惟願將身入畫中野人何敢夢周公一區共買橫渠上
儘有新詩續正風

採詩千古愛觀風十室誰言九室空寄語當年長樂老
回頭無忘聶夷中

觀梅有感

東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只恐江南春意減，此心元不為梅花。

山家

馬蹄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門望，鵲聲先我到山家。

溪上

坐久蒼苔如見侵，攜筇隨水就輕陰。松風似厭灘聲小，雲影旋移山色深。

偶書

蜜割舊脾花，又發泥生新。雨燕方還一，瓢有分吾自足。萬物勞生誰獨閑。

西郊

偶因訪客出西城，一色寒蕪滿意平。行過溪橋嘗脚力，招來野老問山名。

夏日

庭戶無人綠滿苔，巡簷繞砌菜花開。酒醒夢覺日將午，蜂學遠山風雨來。

早秋

昨朝一葉見秋生，今日千巖萬壑清。欲借西風蘇病骨，暫來石上聽松聲。

春盡

草閣垂簾晝掩扉，客來如我出門稀。鳥鳴澹與人相對，花落方知春已歸。

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歸寧女，荷鋪紛紛上塚人。萬古人心生意在，

又隨桃李一番春。

行藥有感

未言先歎少知者，有客每憂無可人。偶到階前見芳草，乾坤何物不歸春。

故園寒食

清明酒熟老人醉，拜掃歸來壯士耕。此是吾家舊寒食，只今惟有故鄉情。

山家

孟氏養親惟小園，董生有吏索租錢。留詩自愧非韓杜，聊記林宗識子賢。

宿山寺

四面雲山消百憂，一方禪榻有真游。月明夢覺不知夜，兩過風生渾是秋。

感事

高天厚地古今同，共在人形規息中。四海堂堂皆漢土，誰知流淚在金銅。

發園

路傍雙石立崔嵬，曾見游人幾往來。想得當年全盛日，好山橫處盡樓臺。

記夢

眼中天變暗星文，脚底雷轟震寢門。領取天公仁愛意，此心存處更存存。

己卯九月廿八日

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其第三句因足成之。孤兒淚盡時留在此身成底事，只應老母心酸處。還似先母下世今二十四年矣。

回頭二十四年悲。

乙卯元日二首

西湖泣血夜將分感激無如此念真四十頭顱今日數

悠悠歲月屬何人

文廟秋風默坐時慨然千古入沉思許身尚省初心在

道德而今竟似誰

庚辰元日二首

九齡風骨渺翩翩解道沉河觸泰山還使當年見今日

也應拍手笑癡頑

曾記西湖酒一卮乾坤和氣入新詞六年未盡冰霜怨

又到春風滿面時乙亥外作元日詞有春恩

下山三首

峻嶺重岡儘意登要收風景入高明下山却向山頭望

始覺從前險趣行

翠霞騰暈紫成堆收拾雲煙酒一杯想見浮嵐在眉宇

人人知道看山迴

十載煙霞望我深豈期今日恣登臨此行知有詩多少

還盡山靈未了心

戲判游山詩卷二首

不解煙霞調戲君強將詩思與山親苦吟共道西游樂

林鳥巖花忍笑人

心境無邊萬象新直須泉石離風塵區區寺為紛華役

未分膏肓是達人

漫記七首

登高有法莫相誣絕壑懸崖不信渠十步回頭五步坐

窻間眉黛笑君愚

夢覺關頭夢已空此時方識樂無窮便將富貴浮雲比

恐落華歆一擲中

醉知避客猶存禮死不忘骸尚有身一自坡仙生一轉

浮虛十倍晉朝人謂淵明於宣和忘死未忘骸

安樂名窩有真賞打乖非是要安身坡仙便道學啞

負殺園中獨樂人打乖非是要安身坡仙便道學啞

生年來學晉樂東坡謂淵明於宣和忘死未忘骸

天幕高懸兩部蛙水光山色照黃家忘情未便真忘得

憶竹栽蘆強自誇

我自無行便是藏更將何物要韜光東臯幸有牛溪在

却向長安說醉鄉

百錢破釜發長歎一局贏棋為解頰擾擾自無安脚處

幾人打透利名關勢利名關便是小

應物何嘗累我真禪家怖死強忘身昨朝一讀雍行錄

却笑當年墮醜人

草亭睡起

萬里乾坤一草亭澹然相對靜儀刑釀成碧酒客難得

生出白雲山更青

寒食出郭

衣冠不似逸人高容貌初無達士驕醉裏騎牛過山北

傍人不信是漁樵

即事

臞罷空庭藥畏收閉門無睡却梳頭過雲幾點黃昏兩

分與蟲聲半霎秋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冬曉

歲寒心事在蒲團，清曉開簾試一觀。
木稼乍迎紅日影，依稀學似杏花殘。

可菴

莫道無衣不可身，更從裘葛辨冬春。
惡惡不可惡，惡可等秤無星恐誤人。

許由棄瓢圖二首

人間極目盡洪波，誰引南風入浩歌。
兩耳區區無著處，一瓢孰與萬機多。

堯天萬古大無鄰，何地容君作外臣。
莫占箕山最深處，後來恐有避秦人。

癸酉書事

嬌兒索粟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
我不怨天貧賤我，吾兒自合享吾窮。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筆勢或傳是阿章，短屏山影露微茫。
苦心只辦雲煙好，不教人呼作米狂。

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
畫家也有清談癖，到處南華一啞然。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試聽陰山勒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
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

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
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

夜涼之句才到中天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

題枯木怪石圖

物有常形最奈看，看時容易畫時難。
奇峰怪木驚人眼，誰信丹青解熱漫。

探春

道邊殘雪護頽墻，城外柔條露淺黃。
春意雖微已堪惜，輕寒休近柳梢傍。

酬寫真者

目覺形骸已枯槁，何從眉宇尚蒙英。
知君慣畫麒麟像，乍寫山翁似手生。

夢中題吟風亭壁

方榮不折寒為虐，已謝重開兩借恩。
一種是花元一異，多由天氣少由根。

題秋景扇頭

嵐光蒼翠山遠近，木葉青黃霜重輕。
萬里晴秋天著色，不曾慘淡入經營。

月下

桂華涼冷泐風鬢，灑露一天秋意閑。
不記醉中呼李白，傍人笑道是人間。

全太子名茶墨竹二首

墨竹猶堪驗一班，金源文物見當年。
博山煙暖春闈靜，却笑承乾嗜好偏。

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緹襲為誰留。
露盤流盡金人淚，應恨翔鸞不解愁。

游飲山亭二首

十年種木望成陰，及至成陰礙山色。
幾欲斫去心所憐。

安得高臺數千尺
山翁一去不復返
亭下幽花空自開
慚愧茅簷雙燕子
飛鳴猶喜故人來

宿山村

石邊流水自繁紆
樹杪閑雲恣卷舒
長怪西山無爽氣
只應少我一茅廬

里社圖二首

賦薄徭輕復有秋
天恩帝力為誰優
老盆醉殺村夫子
盡道今年好社頭
亂後疲民氣未蘇
荒煙破屋半榛蕪
平生心事羲皇上
回首相看是畫圖

曾點扇頭

晉楚英雄管晏才
當時真眼向誰開
狂生攜著曾兒子
獨向舞雩風下來

燕居圖

伊川門外雪盈尺
茂叔窓前草不除
共識唐虞垂拱意
春風元在仲尼居

理西齋成

朔風裂地雪漫空
辨向西齋作蠶蟲
有客敲門憑寄語
高談方對紫陽翁

幽人圖二首

無媒徑路草瀟瀟
山鬼脩篁夢轉遙
手撚幽香意何遠
為誰終日面岩堯
澗響無心和老槩
雲容有意近長安
野猿窺破中宵夢

却恐山靈不易說

郭氏家山圖

鹿門煙影接隆中
翁媪通家杜酒紅
只有山童最神駿
舊曾床下拜龐公

書李渤繼德高蹈圖 五首

方寸無窮傲傲天
豈惟毛髮要歸全
臨終一聽曾元語
愈嘆黔婁有婦賢

天意行藏我自知
區區猿鶴亦何為
為室無萊婦君休恨
免使狂歌誚仲尼

江湖魏闕有心期
莫怪先生起太遲
寄謝移書韓博士
山妻元不解帝飢

諸生課罷弄煙霞
紡績乘閒為煮茶
白鹿高風有誰繼
草堂貧女晦菴家

萬里江鷗不易馴
百年我愛隱居秦
歸來匹婦休相笑
老眼真能混世塵

南山千古一悠然
誤落關公筆意邊
急著新詩欲收領
已從慘淡失天全

郭熙山水卷

巖安秋意淡無弦
煙影天機滅沒邊
更著山翁掩書生
只應人境兩悠然

憶飲山亭

但得酒同張野飲
猶勝事對阮生論
他年乞我園亭住
便喚西疇下澗村

畫廳

世事悠悠莫漫驚
直消鼻息幾雷鳴
高松似會幽人意

也學駒駒枕上聲

客來

老懶相逢口倦開山城無酒耐徘徊家僮使慣知人意
豫設棋枰待客來

啼鳥

幾日春陰幾日晴喚來山鳥話平生杜鵑解道淵明語
只少鷓鴣相和鳴

郝生知林州

到處雲山是我詩不愁無物慰相思只從隆慮煙霞色
領取幽人笑傲姿

謝處士載月圖

扁舟西子五湖過謝客西風兩鬢皤一種清江明月底
憑君試問夜如何

送琴客還池州 五首

江左衣冠自昔聞紫陽遺學竟誰真抱琴為向山中聽
林下寒棲恐有人

謫僊曾次九芙蓉又落人閒劫火中浦思山哀天不管
為絃吾曲和松風

過手春風不見痕曲中悲壯宛猶聞明朝無限空山夜
月白風清覺少君

人物翩翩美少年不應心事只揮絃書中明理琴中趣
更有歸鴻目外天

日暮江東有所思未須千里寄吾詩但看西北浮雲盡
是我倚樓闌望時

早起

飢鼠號多似訴愁破囊空憤已無羞閉來點檢幽居事

鶉鴉聲中又一秋

大暑絕句

青天只恐還鍊石白日何曾赦覆盆未挽銀河下塵世
欲攜赤縣上崑崙

偶書

車輪有角世無用馬足若方人可尋萬沼千池隨分在
只除明月解同心

山泉

寒溜泠泠爾許清米狂誤拜石為兄拔山卷地今誰手
夜夜南窗聽此聲

即事

雲白天青浩不收雨晴山色飲無秋淡煙衰草關何事
落日江波空自愁

睡起

晚醉城南不記回虛簷高枕藉蒼苔酒醒涼意滿瀟瀟在
應是前山送雨來

田孝子詩卷

比屋春風夢寐前門閭旌孝見今年山林未覺渾無望
試手田家第一篇

朱孝子割股詩卷 二首

救本成肢亦可憐粉身爭忍欲崩天詩書明日良心在
應對瘡痕一泣然

便律韓文恐太偏狂童十歲亦堪憐偶從德色獲鋤看
重為朱郎賦此篇

鼓城龍湫

池龍聞說卧南州一禱曾分一郡憂四海蒼生望霖雨

千年誰更傳巖求

讀史

中才隨世就功名恰似焦桐爨下鳴到底中郎惟兩耳
人間多少不平聲

偶書

平生積學連城壁萬古虛名衆口金午睡覺來門巷靜
兩晴風細鷓鴣鳴

雲山晚景圖

天機灑淡出巖姿夢境風雲入壯思畫裏青山照白髮
行藏渾似倚樓時

書田舍壁

里胥初過期無事學幕遲來望有年隣舍借醅留客宿
土床分席枕瓜眠

煮茶

細聲蚯蚓發銀瓶已覺春雷齒頰生舉似玉川應有語
無絃琴亦是沽名

龜蓮圖

龜約蓮香上翠盤四靈長向畫中看題詩記我千年恨
風月無聲洛水寒

祖愚菴家藏畫冊二首

敢荷野鴨

畫裏瀟湘自要秋詩家野鴨謾多愁試看翠減紅銷處
好稱江清月冷舟

風柳牧牛

遠意升平畫不勝牛邊煙樹渺層層前頭恐有桃林路
百喚溪童不解營

讀史漫記

眼底權姦漢室空伯喈文舉亦才雄王畿廟號關何事
却在區區論建中

梅雀扇頭

月影波光澹有春秋風草草最愁人憑君欲寄調羹信
恐被枝頭凍雀噴

春雲出谷橫披

筆底天機幾許深雲容直欲見無心苦心只許詩人會
不為題詩亦未尋

見梅

朔漠梅花到眼中一枝無限是春風江湖煙雨三千里
誰識乾坤造化工

狂生

放曠無端更自神豪誇欺世語誰真如何老阮無情甚
不願兒郎作大人

名吾山亭

平生心事與山親不忍稱呼作此君亭自屬君山屬我
四時風景要平分

宿洪崖觀

雲山不受壯心降無限西風撼客窻應是夜深知月出
却收風雨入清江

絕句

今朝客為求文至昨日隣嫌借木移木枕質錢多舊帖
看囊不必要新詩

北窓看雪

背山樓起人呼俗踏雪詩成奴罵狂不俗不狂高枕上

爛銀堆裏數峯蒼

秋煙疊嶂圖

不傳者死不亡存滅沒天機尚有痕曾向煙霧見真態
依然猶是畫家魂

次人韻二首

花落歸根恐未真又從碩果強尋春玄都觀裏桃千樹
誰是前身與後身

桃花結子更生孫千樹玄都作好春若遇禪家說生死
桃根拈與鬢頭新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書事 五首

當年一線魏瓢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

天津橋畔聽啼鶯

卜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

好似周家七歲兒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

儒冠爭看宋師臣

風節南朝苦不伸汴流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欠

此是黃河最上源

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採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

已覺江南席卷來

登樓絕句

倚遍欄干十二樓卷舒風景入兵籌南山自古為勳敵

秋色終當讓一頭

雲嶺遇雨

天為西游餉我晴野花林鳥效平生今朝雲嶺初逢雨

應是郎山戴帽迎土人謠云郎山戴帽十日無雲道

寫真詩卷 三首

龍祠嶽廟盡冠巾雨露何關土木身不是二程窮物理

誰從一髮辨天真

彼此相懸一髮邊聖賢廟貌幾千年周郊自有園丘在

莫道金人便是天

共說雲雷起畫龍聲容誰道影堂空含糊若信俗儒論

已落二家僭禮中

漫題

乾坤未覺化機停，世態能逃醉裏醒。共見白雲又蒼狗，豈知蝶夢即螟蛉。

頽曾二首

陽光浩蕩斂秋容，陰景深沉暖漸融。萬古頽曾留意象，洪爐春滿聖門風。

剪水成雲舊知水，掉雪成冰見未嘗。到底春風同一貫，要從此地識頽曾。

頽曾二首

老兔雖難自有春，水壺澈底照來真。真驢鳴必充渠，皆聽解識天機得幾人。

水花庭草思悠然，風月濂溪有正傳。二十四年程主簿，已知隨柳過前川。

天教觀物作閒人，不是偷安故隱淪。要識邵家風月興，一般花鳥華山春。

寒氣常侵一半春，詩家道體說來真。不教曉入雄雞口，誰喚南窓打睡人。

湯鼎石壇老眼親，陰陽誰見屈中伸。年來併識頽家樂，十月天教薺麥春。

梁肅吟

功名且就漢廷多，比堯曹瞞累我何。汶上千年英氣在，有人梁肅正高歌。

偶讀漫記

恍惚天光散亂風，向前一蹴是虛空。麒麟正要黃金鑰，收入革瓢博約中。

真樂攻心不奈何，南華風景偶經過。憐君日暮不歸去，

直到倚門猶自歌

道境

道境相看滿面春，平生心事數來真。南山正在悠然處，未肯回頭錯應人。

感興七首

江山心境儘風神，弧矢襟期記此身。說與求田田舍叟，邀游何必故鄉春。

優游千古禍成胎，冷雨踈煙撥不開。却喜夷吾成霸業，又思漢武亦英材。

天理習中霽欲流，黃浮眉宇酒浮甌。生香似見花交樹，引得游蜂舞不休。

霜落江湖水太清，巖巖山色欲秋爭。爭如一覺南窓睡，門外春風草自榮。

功名藉口為蒼生，唐漢英風未易輕。千載興亡舒卷了，區區勳業亦何成。

斷簡殘編絕賞音，誰從百鍊見真金。龍門千古遺歌後，更覺良工獨苦心。

按劍無人誅武后，斷棺終恨貸朱梁。一杯爽氣迎秋隼，何處雲山是致堂。

畫猿

萬古空山只月明，畫中依約曉猿鳴。幽人未去須深聽，一出世間無此聲。

山行遇雨

無邊暮雨暗前山，天意人情豈偶然。衡岳自能哀吏部，嵩高元不識伊川。

華山圖

水黑驚看太華蒼夢中十載果難忘三峰雖乞希夷了
應許劉郎典睡鄉

邯鄲歌枕圖

不見當年夢虎公無端幻術眩愚聾區區政有倦九異
未便壺中勝枕中

天命

天命無私義理公此身承奉有餘恭人心可信難盡合
親令何由敢勇從

夜坐即席分賦燈花瓶聲二首

眉間正有喜千丈眼底才消燈一花我自無憂安得喜
不須開向野人家

萬丈潮頭落晚江一瓶收拾入秋窻宮商不在人間世
鼻息雷鳴未肯降

霜落

霜落清江一葉秋覺來明月滿江樓酒醒人散夜將半
花上烏啼空自愁

山寺早起

松窻一夜遠潮生斷送幽人睡失明夢覺不知春已去
半簾紅雨落無聲

落花

光景花中自一天精神楚楚照芳筵朝開暮落君休笑
還似人間幾百年

答友人見寄

兩首新詩寄草堂一詩曾許卜隣牆白雲已領歸來約
只恐山靈不解忘

中山道中

不許花開一日先征轍過處及芳妍只應春隨山翁出
野杏溪桃悵望邊

次人望雨韻

五月良田種不成蓬蒿無雨亦青青袖中準有天瓢在
自是今年夢易醒

李伯時馬

足不能行氣自馳天機深處幾人知世間無物能形此
除我南窻兀坐時

中秋無月

鎮日晴明此夜陰如何天意異人心一聲長嘯浮雲盡
快意金杯莫淺斟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不是黃河且勿論只從河水直通津西至崑崙東至海
從頭一一認來真

高卧圖

萬里青山卧平地世間何物是元龍無人語與劉玄德
君在青山第幾重

孫尚書家山水卷三首

扁舟老樹傍蒼崖好似今秋雪嶺迴試問黃塵山下渡
幾人曾為看山來

諸公久矣笑吾貪是處雲山欲結菴只有皇鄉解贊助
畫山頂畫靜修龕

畫山頂畫靜修龕

畫圖題品代移文寄謝神川老使君欲乞龍山恐孤絕
南州隆慮且平分

對卷

直釣風流又素琴也應似我對卷心道人本是忘機者

信手拈來意自深

夷皓

萬古人心自有亮直教夷皓怨難消息誰移去安歸嘆
換作康衢擊壤語

聞角

人間無物比悠揚誰遣一聲隨夜長餘哀到睡無尋處
吹作南湖十里霜

題宋理宗詩卷後

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洒洒男兒事
誰向深宮正賦詩

雨中閒雲溪不在

燈火幽窓擬對談十年不到一龍潭白雲欲作山前雨
應報高僧不在卷

送新安田尹

扁舟屢訪南溪老鷺見田侯拜下風一遇蓋公能北面
愛君心與古人同

勉齋

萬徑千歧各自分比較道越亦徒勤勉齋究竟將何勉
不認途真恐誤君

意齋

莫倚恣愚遂自疎保身須要長刑書頭邊既有儒冠在
誰爲齋名救得渠

跋遺山星蹟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
注家叅校有他年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崔氏溪亭竹樹新分題爲我報詩人而今別有春風在
玉立諸孫鶴髮親

王君願縱私屬詩卷

共賦人形覆載間忍教牛馬與同欄人情比比王褒約
毀券如君亦自難

陶母剪髮橫披

剪髮英明子可知披圖三歎淚雙垂阿娘襟量如陶母
爭信凝兒到老癡

王治中請蠲免回

都南連歲水爲災輪輓區區亦可哀驚見流民行復止
傳聞昨日治中來

題孫氏求墓圖畫其家山先隴所在

游宦恐忘丘隴念披圖如對白雲孤平生畫卷看多少
最愛孫家求墓圖

賀廉侯舉次兒子

相國當年病且貧乘除天理暗中存青青後樂堂前樹
又見廉泉第二孫

寄揚州字伯榮二首

曾是吾鄉舊幕官秋風碧水記紅蓮而今却憶當時事
回首驚看二十年

萬壽宮館舍

南州選舉數三揚中統衣冠半在亡明日朝廷訪耆舊
不應白首尚爲郎

來時殘雪點征衣落盡庭花尚未歸夢裏不知身是病

春衫歸路馬如飛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久被邦君撫養慈野人無路識風姿願將明日甘棠詠
用續諸公止善詩

朱君挽章

送葬曾求誰露辭 一家風樹衆人悲十年不廢當時念
篤孝如君亦我師

疎齋二首

漫浪隨時聽自更要從僻沈到無名疎齋未便常為主
月旦明朝有後評

眼前萬事先天圖人力那容巧有餘看盡四傍文理密
環中空闊却如初

題樹上

才脫蓑衣聯網回芒鞋隨意趁蒼苔忽聞人語還私笑
林外誰呼學士來

贈狂道士

得意雲山是處過逢人對酒即高歌世人休笑狂夫惡
却恐狂夫笑汝多

李臨城哀挽 字仲溫

趙郡經過二十春臨城名姓舊曾聞驚看哀誄傷存歿
悵望恒山日暮雲

長鄉兒子阿延百醉二首

老年生子吾何願所願常推欲及人但願無災保家外
一生長作太平民

和子新詩亦解狂詩中名姓莫相忘通家會有西山約
各喜誓門共父長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樂府

水調歌頭 賦諸公飲王丈利夫飲仙

一諾與金重一笑對河清風花不遇真賞終古未全平
前日青春歸去今日尊前笑語春意滿西城花鳥舊相
對賓主眼俱明平生事千古意兩忘情醉眠卿且去我
扶我有門生窻下煙江白鳥窻外浮雲蒼狗未肯便寒
盟從此洛陽社莫厭小車行

念奴嬌 二首 第一飲山亭月夜

廣寒宮殿想幽深不覺升沉圓缺天上人間心共遠如
在瓊樓玉闕厚地微茫高天涼冷此際紅塵歌翠陰高
枕併教毛骨清激為問此世從來幾人吟望轉首俱湮
滅蟻虱區區尤可笑幾許肝腸如鐵八表神游一槎高
汎逸興方起絕孺娥留待桂花且莫開徹

二憶仲良

中原形勢東南壯夢裏離城秋色萬水千山收拾就一
片空梁落月煙雨松楸風塵淚眼滴盡青青血平生不
信人間更有離別舊約把臂燕南乘槎天上曾對河山
說前日後期今日近悵望轉添愁絕雙關紅雲三江白
浪應負肝腸鐵舊游新恨一時都付長歎

王漏遲 死舟東溪

故園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二三尺蓑衣遮斷紅塵
十丈不學東山高卧也不似鹿門長往君試望遠山翠
颯白雲無恙自唱一曲漁歌覺無復當年缺壺悲壯老
境羲皇換盡平生豪爽天設四時佳興要留待幽人清
賞花又放滿意一篙春浪

鵲橋倦 二首第一喜兩

紆千生處幾時飛去欲去被天留住野人得飽更無求
滿意一犁春雨田家作苦濁醪釀黍準備歲時歌舞不
妨分我一豚蹄更試聽今秋社鼓

二

悠悠萬古茫茫天宇自笑平生豪舉元龍儘意卧床高
渾占得乾坤幾許公家租賦私家雞黍學種東臯煙雨
有時抱膝看青山却不是長吟梁甫

木蘭花 三首

未開常探花開未又恐開時風雨至花開風雨不相妨
說甚不來花下醉百年枉作千年計今日不知明日事
春風欲勸座中人一片落紅當眼墜

二

西山不似龐公傲城府有樓山便到欲將華髮染晴風
千里青青濃可掃人言華髮因愁早勸我消愁惟酒好
夜來一飲盡千鐘今日醒來依舊老

三

錦雲十里川妃供一棹晚涼風款送只愁無處著清香
滿載月明船已重水壺水鑑元空洞天意似嫌紅翠擁
併教風露入吟尊不惜秋光瀟滅動

菩薩蠻 四首第一為王文利夫壽

吾鄉先友今誰健西隣王老時相見每見憶先公音容
在眼中今朝故人子為壽無多事惟願歲長豐年年社
酒同

一 飲山亭感舊

種花人去花應道花枝正好人先老一笑問花枝花枝

得幾時人生行樂日今古都如此急欲醉莓苔前村酒
未來

三

元龍未減當年氣呼山卧向高樓底今日到山村青山
故意昏商歌聊一振千里浮雲盡老子氣猶豪山靈未
可驕

四 四回飲

水圍山影紅圍翠翠圍紅影山圍水西近小橋溪溪橋
小近西隱人誰與問問與誰人隱孤鶴對言無無言對
鶴孤

清平樂 五首第一飲山亭留宿

山翁醉也欲返黃茅舍醉裏忽聞留我者說道群花未
謝脫中就掛松龕覺來酒興方酣欲借白雲為筆淋漓
灑遍晴嵐

二

青松漚漚不受春風管松下幽人心自遠驚怪人間日
短微茫雲海蓬萊千年一度春來爭信門前桃李年年
花落花開

三

青天仰面卧看浮雲卷蒼蒼狗白衣千萬變都被幽人窺
見偶然夢到華胥覺來花影扶疎窻下曾論誰誦呼來
共諒風雲

四 賀雨

雨晴蕭鼓四野歡聲舉平昔飲山今飲雨來就老農歌
舞半生負郭無田寸心萬國豐年誰識山翁樂處野花
啼鳥欣然

五 園亭

其聲清美盤薄青松底門外行人遙指似好箇爛柯僊
子輸贏都付欣然與聞依舊高眠山鳥山花相語翁心
不在棋邊

人月圓一首

自從謝病修花史天意不容閑今年新授平章風月檢
校雲山門前報道麴生來謁子墨相看先生正爾天張
翠幕山擁雲鬢

茫茫大塊洪爐裏何物不寒灰古今多少荒煙廢壘老
樹遺臺太行如礪黃河如帶等是塵埃不須更嘆花開
花落春去春來

太常引三首

男兒勲業古來難數人世幾千般一夢覺邯鄲好看得
浮生等閑紅塵盡處白雲堆裏高卧對青山風味似陳
搏休錯比當年謝安

臨流相喚百東坡君試舞我當歌不樂欲如何看白髮
今年漸多青天白日斜風細雨盡付一漁蓑天地作行
窩把萬物都名太和

冥鴻有意避雲羅問何處是行窩今古一漁蓑收攬了
閑人最多求田問舍君休笑我兩鬢已成皤髀肉儘消
磨渾換得功名幾何

風中柳 戲山亭留宿

我本漁樵不是白駒空谷對西山悠然自足北窓疎竹

南窓叢菊愛村居數間茅屋 風煙草靄涵意一川平
綠閣前溪今朝酒熟幽禽歌曲清泉琴筑欲歸來故人
留宿

西江月二首第一選張大綱

留在平生落落林嗟世事滔滔青雲底柱本來高立向
頰波更好一片花飛春減可堪萬點紅飄江花江月可
憐宵莫賦招魂便了

二飲山亭留飲

看竹何須問主尋村遙認松蘿小車到處是行窩門外
雲山屬我張叟臘醅藏久王家紅藥開多相留一醉意
如何老子掀髯曰可

南鄉子二首第一題外曰郭氏留耕堂壁上

方寸足留耕大勝良田萬頃平陰理不隨陵谷變分明
霜落西山滿意青十載董生行雞犬升平畫不成終日
相看天與我高情身外浮雲自古輕

二張老通壽

憲下給車聲憲外兒童課六經自種牆東新采莢青青
隨分杯盤老幼情千古董生行雞犬升平畫不成應笑
劉家劉老子無能縱飲狂歌不治生

朝中措賀廉侯舉兒子

金張家世費貂蟬七葉侍中冠若就詩家攀例生兒合
喚添官憑誰寄語廉泉父老斗酒相歡今歲孫枝新長
甘棠消息平安

臨江僊二首第一賀廉侯舉次兒子

四海荊州吾所愛虎賁誰似中郎小孫今擬喚甘棠添
官前有例簪笏看堆床明日乃公歸舊隱後園喬木蒼

蒼青衫竹馬鴈成行當年廉孟子應有讀書堂

二送二從事

行色忽忽緣底事山陽梅信相催梅花香底有新醅南
州今樂土得意即銜杯君見太行憑寄語雲間翥壁崔
嵬平生遮眼厭黃埃高樓吾有興無惜送青來

喜遷鶯 乙亥元日

春風滿面是宵中春意與春相見不醉陶然無人也笑
况是一年清宴寧兒挽鬢學語鬢婦舉杯重勸道惟願
貧常圓聚老常康健二十七年世事經千變今是昨非
春恩花柳消盡水霜殘怨門外曉寒猶淺門上垂簾休
捲燈花軟酒香濃趁歌舞試輕輕嚙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碑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榮碑銘
中統元年 今天子即位草昧一革古制震復及至元
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公彰
德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為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眾
始立之故首以公為監祭御史屢有所彈舉天子以硬
目之尋出簽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羣薦其所行
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既而有命為子始識公
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及其子
拱與子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
著子孫蕃衍則疑其必有發之者而尚未及知也一日
公使拱持書抵子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然為起家
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治襲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
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致其迹矣
而先公則資沉鷲豪宕重然諾好施子年十六七已有
志於功名值金真祐之變即欲應募為兵其親或難之
因逃去謁西京師謀年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
年帥欲有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其
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 國朝所
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董平山附
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於俘虜
鳳翔之役 太宗詔從臣分誅屠民墮者以軍法論輒
嘆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况 主上見問必有
以對而未必死邪遂盡匿已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既降
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速不

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鄉王仲賢王祿揚玉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妾告工人變者皆力為營救之類以全活者甚眾此皆見之太常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平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為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大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二子威平平早世威即公之考也風巧慧少出入戰陳每患出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仲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為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蹄筋翎根別為之 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熟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扞蔽尔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邪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倖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為表給衣屨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於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為嗟恨父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率其子拱掖振箐諸孫謙詣誼等以問見公佩金虎符拱掖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子奪之問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為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

遠也子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尚宋既而拱有才氣謙既以能世其業而奏隸東宮而謂亦穎悟子他日又可以致其茂深厚薄於此也銘曰昔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蓋有嗟者謂賦子之或道之或愆今睚其華貴及立原亦有嗟者謂賦子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駭龍山游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而循一環不輕不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玄鐵符握黃金色寒翠屏雷列翰海雲翻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天心莫救其然孰其死之孰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奮孰其誘之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之名御史曰雷默與劉雲郁乎相輝一代人門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馳焉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水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鄉姓段氏世為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北河東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為約束相聚以自守及 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畧地豪傑並應公遂以眾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黃金符為州長官廿餘年方天下初集 國家以澤衝隘別置守兵父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為群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 朝廷從之群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多未復乃藉其舍業於其親戚隣人戶未約曰俟王

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遷集且戶額少而丁業優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乃豫爲符券爲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及留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購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葺齋廡庖廚惟備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靖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刻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卅五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贊持公行狀及莊靖所作州學記造其所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爲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爲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爲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敦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衛氏張氏馬氏李

氏子男四紹隆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段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祖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月而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錫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廿生爲後民爲幸已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閔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嗒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魏虎跡其嬉游泮水優柔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旣安旣寧宜爾多賴不遠公附大刻銘詩於平澤人勿替爾思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戶劉公潭以廿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今尚書古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一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鬻三州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畧將軍爲真千戶明年以攻下鬱林化二州畧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廿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

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為萬戶兼安撫使鎮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全職移鎮嚴州 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置總管以為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令為美官而至佩虎符為萬戶則又為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塚圖報光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叙先世名跡如古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安餘奇偉氣略過人當金主貞祐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真定皆為金守易定之間大為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為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為祁陽府令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為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救大敗仙軍一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救之時天大雪深二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為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滿陰府君諱世鼎以蔭補滿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戶成毫嘗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帥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祁州滿陰之比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

陰銘曰
 自比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莫淮夷厭分裂邪孰
 撤藩籬白鴈一舉橫絕天池彼瘴海芳蕪鯨鯨巨鬣如
 城方尾如旗安得壯士考驅而守之矯惟劉公熊羆虎
 貔奮髯一呼黎山為摧強黎是讎罷民之依被祥雲瑞
 日固為可喜不有風霆執行天威方挽強是賴而一字
 奚施我聞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燕
 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
 荆山之圍蓋三世受射而後出益奇語彼瓊人有來京
 師道出於祁黃蕉丹荔當一酌劉公先塋之碑
 大元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
 皇太子曰此皆臣故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畧地為國
 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 皇太子處置
 乃命四人者毋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今
 致仕後衛總管清菴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藝過人
 雖自幼以宦家子從軍為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游且
 其居近子故聞其勲為行事也習士戍 憲宗南征將
 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却敵攻諸柵先登至崇慶卒
 遇敵江峽奪戰艦中統元年 今上北征復將兵隸忠
 武至 吉河二年李璫叛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
 夜與賊戰獲賊眾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
 將勇敵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
 伐宋為衙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江至鄂州夜
 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敵水軍首與
 敵遇取旗奪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却所當守岸兵復入

江順流追奔至白虎山明年取真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陳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畧定蘇秀二州此其功

憲宗時中書右丞關公清傑為百戶中統二年聖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

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畧將軍錫以金符為千戶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為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為後衛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為千戶凡六被

聖書再授符節 憲宗南征時 詔賞白金一錠北征時 今上賞錦衣一襲圍濟南時親王為大將者賞白

金半錠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錠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誤為賊所汗者數十人死拜衛率議其同列先

已最後補此其行事公知子習聞是謂子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

碑顯列先世各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 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柵保南甲為李丙所害

乃慨然以義動眾共殺丙以復所事讎其眾遂推為長後大帥山赤丹略地燕南乃以眾歸之 朝廷賜以重

書金符俾就領其眾為權府知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沉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為銘子按司馬遷自序多

及已蓋史家變例故公勲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鄉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簽行樞密

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吁其好還卧榻不容白鴈載飛于樹益雄有翼而從咸

第其功南至于江淮北至于沙漠東至于青齊西至于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酌以告其先曰曠昔生男

不愧矢逢留後復離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樂幽叢龜螭而豐銘以資之庸壽厥封

大元故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溫娶周氏生求福多才有遠

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為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既定遂列名 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

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為宛平王氏始相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 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

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 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

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 宮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常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行本位

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 詔立東宮官屬為家丞蓋令署 帝卿貴臣故以公為貳又別置備用司掌貨幣出

納以公廉悉特令兼之前後所蒞咸以精飭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

復上言既不事事而食祿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元二十六年 皇孫出鎮懷

孟 天子重其事選及侍 東宮舊臣老成練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陞辭 天子目之良久以為得人營幕

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 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群臣咸舉公拜禮

部尚書復以病辭 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 宮廷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 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勸明年薨問疾給葬故事舉既葬詹事張

九思曰公從事 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闕
 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
 不書其神道且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直
 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予所知者孝友為人誠
 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孀
 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
 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
 人鵬為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鵬讀
 書未仕女二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某次適集賢
 學士劉慈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
 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
 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 是為臣則偉公得依確乎不移初仕 東朝
 曰勤汝嘉允惟 帝御來視子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
 鶴駕仙游鸞翥未遠 帝曰子孫往藩於懷曠咨家老
 作傳惟諧還歸幾時乃鄉於里難忘本初巨心安此嗚
 呼忠哉茲惟公墟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為清苑尹後
 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
 豪爽有為燕使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
 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致不少解有御錯
 縱才音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 詔可之公至為
 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
 憲司及府有滯獄必徹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
 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寃為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

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為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
 不即壞亂其趣已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
 公其為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
 奪水之故道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
 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反其故道而其沮洳波瀾
 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既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
 魯紳已與民視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為圖地形指陳利
 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溉
 民田甚廣有力者以隘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為斷理
 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租仍聞省部者為定制縣居
 南北衝每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以十月成至
 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謀襲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
 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
 縣西南衛村多古丘墩溝壑時伏盜其間公為墮其高
 墜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益
 法息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解在縣不
 可無遂割之以起廨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
 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寧得
 罪於上而不敢得罪於下必有爭辯得其平而後已移
 恩之明年思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
 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
 予紀公之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為天下勸而又喜邑人
 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
 以誦公者而為之詩庶其傳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
 為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
 之野足以為農勸歌之邑足以為吏勸歌之道路聞之

恩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歷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既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恩人間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沉滯之思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嚮水孰恤我飢惟耶律公出言若堤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棼今皆畫旗間公車音更戒勿嬉務來揚揚有官以息彼安其官我安斯室軍不知服子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據立隅公行視之荷鍾與俱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穡於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贏瀝公堂宴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于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表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高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又其當大變起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子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

今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愧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闕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蓆被遷而行父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眾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為詩文以美之雅善子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子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子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死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二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棗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太宗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游至洛水愛其風土行沃而占籍焉遂為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

同知鄆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礼年五十即斷家事關白就太一翁受道錄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子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既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為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邢洛者即舉君授符而總之後以將作知制誥蒙寵養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邪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无疾而逝葬武道鎮先塋娶景州廩士刘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為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二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中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萊初東瀛先生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礼其前後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感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官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季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真人深為 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二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子曰子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寔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丘壠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母辭嗚呼吾純一託跡玄虛既老而能不忘其親雖其天

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乃為叙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大開方地闢惟寅方生人寅之所生方有吾之先幾億萬傳方延及此身如根而幹如幹而枝前既有承方後常有滋惕焉傷哉方而息於斯粟世短長方厥初不齊不滑以人方乃天之為稽伯陽之所崇方曰生與慈彼綿綿其不輟方由段干而膠丙物與道以為體方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方知反本之當悲渺黃鶴之翩翺方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方勒金石以告哀

廸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陞號贊行家君始力李為士當金遼國汴梁河朔內附一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為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獲復為常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十戶為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內徙者大為歎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尚復仕邪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為琴數弄讀易一編即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二為關洛州郡恒得以佳山水悅親監輿孫擁琴尊僮隨倘伴嘯詠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孝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內於九得喪欣戚不父

留中嘗偶為浮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嘆曰物理有代謝是既服勤我父子孫宜不忍更諫之也悉毀券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秋九月三日無疾而終葬先塋東北以其配蕭水魏氏附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為兩浙都轉運使為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來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床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開靈臺為樂國也早勤葢歎時所職也彼莖冲天伸此屈也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墓銘

武強尉孫君墓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繼賢等曰吾以先世澤生有四幸若等可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二十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幸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飢路隅甚至鬻鉗黥灼於滅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幸也當其擾攘時侵陵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不相與者三幸也平昔非

強宗世亂受陵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為鄉人所推遂得擬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幸也吾拔是以沒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卒十日附葬范原之先塋後葬二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子銘子按君諱善真定武強人祖泰父成皆業農穡粟嘗遇歲凶貧飢者不責償歲癸酉我師畧河間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修武校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長即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戶繼忠本縣諸軍典營長官繼真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為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通令族孫男九人弼承信校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戶餘尚幼銘三章章八句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紛枯麥稊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僵君身堂堂蕩焉崩離君閭熙熙吾幸所資一柵之力微有相之區區何及涼風至止繒纒不儲哀哀覆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孰不歎歎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強焉弱陵眾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資者則天必誘其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宜而後復業凡今所有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雄城而為大

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墾於易山諸若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仲禮易之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戍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子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為心乃厥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浩浩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斲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幾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婿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郭君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為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州太

守弘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愉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祭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著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將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宦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盡憂至三割股肉以進癘潰則親為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于河內夫氏之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葬非古也婦人統於夫者持銘則尤為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為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觀法于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壹彝於赫公族莫敢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茲孤博毅然有守哀哀良人母恤爾後姑曰子婦兒曰子母屬曰予主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宜壽以樂鈞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持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得從以藏魄沒其寧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新安王生墓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大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特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記

剔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水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過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能動人也惟物之過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能動人也惟物之過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能動人也惟物之過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能動人也惟物之過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能動人也惟物之過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能動人也惟物之過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能動人也惟物之過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能動人也惟物之過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能動也

積著記

著之在積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索靜精微索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積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劫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

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自偶退一而為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偶自二實中而為奇之象也蓋掛扚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二而掛扚過揲之象鈞用半也故分掛扚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二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扚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為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為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之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

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二十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一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體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為多變者為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為多老陽為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為至多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於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為至多乾為至少而二男二女進退於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為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其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著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交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交重而靜則下交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

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
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
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
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
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
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考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
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
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
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
不亂也以辨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
一爲乾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
則按圖畫卦揲著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
衍爲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
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也其二索之說則一行有
成說既取之於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
奇耦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
於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
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
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
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
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
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
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
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
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
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

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
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
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劫之六圓數之變
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
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策未
能攷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積著而
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積成記

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
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子記之夫獲麟仲尼
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
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
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爲消長於當時如麟者
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
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
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
盛衰而聖人固不能忽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
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
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
安可曲爲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
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
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
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
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
豕如鬻養如構柁莫不消鏗蕩滌於臆魅之域而天下
振振皆吾氣滋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

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
 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
 然子於聖人則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歎
 鳳鳥之不至傷骨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
 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年月日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莊
 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
 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攷其一人與之對
 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裝回
 撫卷而忘掩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
 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
 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於藝也適意玩情而
 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為脩己治人之資則
 又所不暇而不屑為者魏晉以來雖或為之然而如閻
 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
 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
 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章一木之精緻而思所
 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紊
 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出
 有大節將趣己於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子特以當時
 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
 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背主事賊之維輩也如
 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蓋一世遺烈振萬古則
 不知其作何狀其時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
 氣為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

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為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
 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凡可以
 為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
 逸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子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
 以按之以攷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
 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槩而未暇姑書此於後庶幾士
 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
 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
 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
 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事物之肖
 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
 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於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
 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
 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
 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
 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
 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
 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
 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為樸素知豁谷之可以
 受於是乎為豁谷知敵之勢必污盈之勢必溢統之勢
 必折於是乎為嬰兒為處子為昏悶晦寂曰忿曰武曰
 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闔焉而不出知而示
 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
 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

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擇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
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
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閱覺而收
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
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
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
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
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
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
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
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被方以
孔孟之時義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
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
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為戒
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子固知仲
禮之不為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為者也
夫有所不為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
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
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
焉非如為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
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
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饗餐古器記

金臺田景延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臚
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為之攷定其為古器無
疑而謂其象則饗餐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

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子記之嗚呼人之於古
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為博物之增感也
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
增感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
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
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自此
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於古器物也
固有可為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矣夫如是則吾惟恐
景延之不好古器然亦恐景延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
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何氏二鶴記

戶部尚書何仲韞鎮姑孰時所畜鶴有雌雄不雜處者
兩凡鶴之被畜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
而二卵皆生他雖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
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於子天
人天地之心也心固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為也
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
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沉於吾氣之
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氣類暴悍而獨順其
性故猶有相乳者雞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
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仲韞必有以使
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
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
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歸雲菴記

易有鄉曰凌雲鄉有道菴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作也

用家有田千餘畝水碓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子乃並其居築老子祠祠側為環堵十餘客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亡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寶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子游西山過其鄉而裴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煙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冷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大夫鄧淵拜子請紀石以旌其事子問用他所行曰嘗收瘞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焉又通醫以藥授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真人文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丈人時容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沈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為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為步虛之變焉惟靈居兮太無隣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彼髦士兮尚不稱老况乾之尊兮有嚴其昊孰守虛柔兮恒處子道眷茲人兮與俱命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城雲遙遙兮踟躕是年二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間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二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圯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

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與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子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邪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邪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感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靜深分布樓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為郡人所觀賞者惟是子暇日游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為翠錦或者指之謂子曰此貴家某氏之樓也今甫四五十年耳已撤而為是矣嘻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為是也矣益子聞之大以為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為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為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為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為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

我安得茲游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邪子既曉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鄆城先生名以善慶且為之記允中別築亭為游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為種德求予記之子聞或有疑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脈絡所屬有賈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泝而上之也而我為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浴而下之也而我為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子嘗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為廉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冤獄為事使河南時奏罷鎮南郎將為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為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為者然未足以知允中也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上書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序之名而斯序也其將復為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復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邪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覽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

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為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數曰謂大經為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歎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游邪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已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繫之姑引此以自况邪則其心於狹狹與於大經不偽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邪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為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玩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

趙徵士集註陰符經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矣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入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字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入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為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平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本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為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即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火剋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鍊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夫

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鄉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為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天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邪趙君必能攷夫此故書以問之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其於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過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鈞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症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與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其嗜醢乳而且以飲多飲速為能故也此則經之所謂飲發於中甜蘊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此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摩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謂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

舊矣自未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為此也疑持今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耳苟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于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然予聞李死今三十二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劉某序

篆隸偏傍正謄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為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書也點畫顛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為非有一毫慕外為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莫有不知其姓而顏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妍而已矣而况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摹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隸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為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焉今田君景延纂集凡隸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泰奏泰春者為一書非惟使為篆者不以隸而誤而亦使為隸者知以篆為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隸偏傍正謄而請子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歎子志之不就而喜景延之勤篤也故為

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莊周夢蝶圖序

周厲言夢為胡蝶子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也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

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真落揚內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送郝李常知穎州序

名家之子弟勉天下之至易而亦勉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眾人則皆得因緣焉藉以立事功苟為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為清議所不容矣李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為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為者於此亦可以見之舊嘗從一授詩書又知其為有志者今其將為州于穎也載米與幣而過子以別且請子有以告之子無以告子也子行矣子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勉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勉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子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程判官序

子昔聞程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年子居山中忽

報云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子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為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借差以資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子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裴徊於灑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柁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送張仲賢宣慰淮東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游而歷覽之使人恒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七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跡一目萬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有者以自嘆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為為事者之所樂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為刀筆吏武安樂舜咨道之令季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內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以有為與其所欲有為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掇出參山東真定諸幕入而為京官復出而同知宣慰雖皆有所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子山中子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

今公與子固樂矣然未真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堯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子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壽公而公乃指顧江山之勝槩者以酬我於是時子二人之樂又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書以贈其行容城劉某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爲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功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爲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邪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爲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儵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行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爲詩賦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子序之將併刻之石焉首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叙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嘉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爲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爲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叙男

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臨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爲二卷命某爲序某曰夫古人自撥田百畝舍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是以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惠之可懷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爲君臣之義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職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與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衛錫宴則服之及退則襲而藏之惟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觀之矣此則詩人已譽言之若夫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遽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爲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爲序而補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為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樽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者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邪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邪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温而節其飲食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為郡從事從事先為宰府掾請出求為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為壽故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為人瑞况百歲乎漢官儀二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為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為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為鄉郡其為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菴序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字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為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恒若有關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朝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為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無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敘其為女真人其子石倫為金大將為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為問乎今先為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及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為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巖卒其疾革也泣謂子曰養未終學未成其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祐及其故人徐子澤亦然嗚呼以生之

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爲學初不爲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在于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銳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己者乎即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敘生之才志有如此者率同志爲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併與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子嘗題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麴南華一啜然此又可謂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簋蓋前陳神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爲之修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况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長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爲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

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子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人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爲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悅稱之曰子則將佛然不悅蓋不知天之授子曰人者之爲大也苟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悅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幼名授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幼名也而更曰策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乎天之所授也即幼名而稱之終身古入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邪其不苟也邪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說年月日況翁序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說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夫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而而况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雞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鵝鴨所以協鵝也喙喙所以協鴉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子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振之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蹇自負者不能也尔之家卑而未顯尔之質柔而愿予又潛尔也又欲尔之潛也感矣雖然尔獨不見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強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儒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于常人以終其身爾自能之子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不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子潛自欺也潛乎無負尔名

卷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銳推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其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環陵厲之去道甚速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此其設心於義為無所失也或為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善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為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為害庸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憲名其齋蓋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子既為

題其偏復以是說列其左劉某書

遂初序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為善而不為惡曰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如是而已苟為善也為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為善為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為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為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子知其心為最深蓋樂為善而惟恐其不為君子者也今某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為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朝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乎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乎濟皆吾所當必為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為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為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必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為有無爾若以為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撫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子故云

皇甫巽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即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為剛為君子陰為柔為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善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為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陰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彊梁也陰之慘屬焉慈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焉為陰之屬在陽亦為惡為陽之屬在陰亦為善此聖人之所以奉養於陽而扶之入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皇甫安國名其子曰巽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救之也既長誤以子為鄉先生以巽執贖來見而欲子有以字而教之子字之以伯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子之所望焉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居世與子外家鄰子外祖揚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勉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城劉某書

少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 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者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尚未稱其心者有關焉遂以為請子名以鑑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為勸焉耳至

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人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主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吾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真蓋因名而生以致尊美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銘

王孝女旌門銘

併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於一女子復奚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

併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承郡盧處道為請銘銘曰

孰賦遠游泰初為鄰孰廣絕交麋鹿為群彼其薄世種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有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況其真寬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凜乎風霜魏乎明堂彼實有之子靈敢忘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漁與俱生於赫炎皇繼

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鬢胡為而白邪隱然含四海之憂聲已衰顏胡為而壯邪凜然橫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才折而不柔其履危犯分幾禍一身固可為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邪

退翁真贊

廊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為學者所師矣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迫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苦無所據否而風整折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以惆儻起家為幽并之憂者也

書畫像自贊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其孤所以當眾人之望者如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待之其何以居

己卯

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為世家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堦胸浚關聳聰賢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然多歧孰會其一徒為瞻仰有惻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頹接駁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愧焉如失今

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
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
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嶽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義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
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
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
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
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
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
爲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
無責焉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
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
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
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感信
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
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
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
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闡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
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
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
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
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早乾之虛神實不恤之天命
之職可息而曠之感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
何望焉敢告

祭揚待制文名忠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况我先人出
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鷄泉之濱期與
莫當凜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遷德孤道否崇榮在
艱拜書于公義重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吾道日窮
交道日疎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別終天不
及執紼猶當清涕縈首東望奈此腥然絨鮮寓哀公其
鑒焉

祭參知政事王彥才文

維至元二十一年歲次甲申十一月乙亥朔越二十日
甲午容城劉某謹以茶果之奠致告于故參知政事王
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維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
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勿來公已云亡孰知此行施行公
喪昔公之西子寓易城百里送公爲公遠行今公此去
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于穴恩禮未酬音容竊然謹
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御史文

維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八月乙丑朔承德郎右贊
善大夫容城劉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故監察
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才博洽之
享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尚饗

祭鄉文王利夫文

維云云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鄉文王公利夫之靈鄉
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
之餘所過皆傷矧茲求訣嗚呼哀哉

玉田楊先生哀辭

子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時考之庶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楊先生嘗問子動靜於我又曰嘗問子言貌於我或又曰先生謂子過此必識子是以來若是者無虛歲至有素疾子如仇讎而擗毀百至一及先生之門則必懽然親愛子亦不知何以得此于先生也後得先生手疏訪故人遺文行實而先人與焉子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于子者或以先人故思欲一見以其報知而先生歿矣後五年至元丙子其子遇始與子會其雅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遇謂子曰先人愛子者子為辭以哀先人莫子直子固幸其得以遂子哀故不辭先生諱時煦字春卿仙翁雅伯之後嘗為興文署丞勿頴悟質厚制行不為崖岸性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居教授餘二十年名公貴人往往出其門者築一室環種以竹名之曰庸齋或為圖其象為野服蕭然先生顛而樂之名以庸齋自道先生之病革也訣其門人李生曰子平生無媿於世言竟怡然而逝其所學與其行蓋可見矣而世特以好客稱之非知先生者遇今為史院編修官孫肯堂亦好學其辭曰

嗟滴澆兮孰可淳賦敦死兮公其人揚尔波兮一我存綸獨立兮與物春物來納兮吾渾淪淪氣被物兮吾氣盈彼巖巖兮駭絕倫嗟離物兮危尔身彼悠悠兮逐世紛執有渭兮不涇渾膏可常兮德有隣微先生兮吾誰與親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上宰相書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服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 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 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 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 旨令教學亦即時應 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勉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疢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

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日身先朝露必至累人迷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 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 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 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因再拜

答田尚書書

某再拜復禮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嚙先墓尚賴相去甚近時有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弟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卧疾十月間已一往省視臨別垂淚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是謹也拙婦聞之殆難爲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你一行也三也有此二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即

往誠不敢虛謫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田侯請疏附此 竊以添聖人惡之命時雖師哉凡期進業之思不知李 翁以伏惟及講書先生兩儀間氣四海英下初至必於諸君子類知畏日微則彰其自期積厥躬白璧性止中甫席虛善於外良金難東日之銷積厥躬白璧性止中甫席虛善於徹望加諸素志實在於是舍先牛翁安之命敬遣其弟翁幸毋多讓謹疏

答何尚書書

某再拜復辱疏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土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又平生嘗苦無書讀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是二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不求而併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志子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某又何暇辭但事緒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議之某再拜

與王經畧書

八月二十八日某再拜以生平知已有五年之別且還自數千里外欸段下澤奉候起居角中私第從容賜詠爲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榻南州並轡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月及至則腹痛連綿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恨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

續當親往未聞秋巖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
畧恩公執事

答張推官書

某頓首落自獲與仲實交嘗竊聞家世昆季之美而執
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教五
月間亦通來聞狹滿家各而僕方私或以事至府則庶
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施之辱矣且
許以北行則取道於此而將狂瀉焉感慰不自勝然思
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欺執事也此當面
敘姑此馳謝八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

答王判官書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竊聞才名風節之餘向
慕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游南北而僕復閉門癡
坐蹤跡蹉跌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於稠人
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
中交道日狹故人日疎凡鄉曲之賢平昔之願交而未
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循四
月間見寄詩其賦敘平實而興寄高遠辭旨精嚴而風
格古雅其平日磊磊自負與夫期待之厚又槩見於言
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
進於前矣特恨浮沉久而得之晚和答難而報謝遲故
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晤秋巖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
八月二十七日某再拜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道人遊於內形骸無癡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忠

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為野所以普文而信可以師
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修年高德邵人惜士安之吾節
天留盤齒之半軀某蚤失師傅今勞王事每慙將逼於
晚景但欲常聞於善言避堂寢以含羞公固不敢當禮
賢之啓載酒看而過揚子庶幾能伸問字之勤廚傳已
修薰沐而待謹疏

請趙教授就師席疏

伏以為州郡立師久著 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
頒臺憲之條章共興激勵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先
生蚤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某等
幸居是郡得預諸生敬備束脩願行見先生之禮特新
講肄望不虛鄉國之勤謹疏

靈陽觀鳩糧疏

奉為本院見闕道糧謹投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以
力田固清修之本收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年失
望驩虞里巷共歌樂土之有秋寂寞齋廚實望仁人之
核粟謹疏



節象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為渙
為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
也故為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
遇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
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
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者乎知節
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為節於節則為不節也此則

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為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為亨與貞則異矣即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以亨為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為主庶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焉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爻而以靜節之靜爻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為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友人筮遇節當以彖辭占故為言其義例之大畧焉

武遂揚翁遺事

翁與子外家通譜牒一世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每一過子輒自喜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惡盈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錄而藏之嘗謂子曰予視世俗惟子與山西一石文者其所為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見合於人也畧能道子家數世事每援之以為其朋友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者無他語惟及子戒其子孫令從子學而已翁舊嘗與子言昔自西山來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于人視所常往來當早至中途遇人奪騎補駒傳乃走避之乃反迂于所常往來者爾後思之真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擁高官以南子謂其人不免後果如子言蓋治行時子見謀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鈔騎身已十餘

創即伏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是時豈意復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為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匿者免子冒入匠中如子者亦甚眾或欲精擇能者其一人默語之曰能挾錫即匠也技人于生擠人于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必一二及之子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即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處嗚呼親舊日益盡子日益孤感念知己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其令不忘子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于吟風亭

書示瘍醫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即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堊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二夜其煙上著以雞羽取之以視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揚燭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尔若即以是為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子又恐以楊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為五毒則鄭既失經之意而實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虞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盡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

者也然眾技校之則李明之常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矣友人為醫者求予書其醫瘍也故云

讀藥書漫記二條

人秉是氣以為五藏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沈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體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佛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欲藥者以枯木腐骨湯為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源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以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脈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言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蟹螺蛸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觀之世也

敘節婦賈韓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真定獲鹿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為潞州帥後歸國移鎮彰德西道會有告其與金炬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獄行唐

當天下草昧非強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况當衰謝罪累之餘其強凌豪奪孰復能禦之者時韓氏年已十五姿色復過人獨能以禮適名族其風節已可想見矣二十七增順死賈之族黨有欲嫁之者韓氏以死拒之其兄知沁州事某憐其少寡欲迎歸之韓氏恐其將嫁已也凡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不強我也方一往焉韓氏出衣纓復移天於大家其生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為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為生童稚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即斥去脂澤其服飾雖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勉之若素也復慨然以勤力自任每日以麻二束自課剝而績之盡焉而後寢其事舅姑接夫子御安膳待親戚則又鄉閭以為模範者其婿郭賈屢為予言之始為敘其大畧庶有知安定胡翼之者聞將著之賢慮錄云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題跋

書太極圖後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知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致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也於乾道己丑己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錄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為圖書註釋則復為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致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大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

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二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為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矣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東而西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為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轉轉愈遠而愈無實矣

跋懷素藏真律公一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頰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為宰相懿簡公為樞密忠肅公為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劉某書

書王維集後

維與鄭虔同以能詩與畫名當世後又同事賊賊平復同以畫得苟免死而鄭相如者固嘗言虔當汚偽官然復云願守節可免夫仁義禮智大道固有所謂命者而其義之於君臣有不能盡者彼善術者或於其氣運之間有可以推而知之者然其曰守節則可免則是有性焉而已矣陳圖南謂神放晚節當不違初謂敬慎則不失亦此意也是彼為術者固亦必以人事為主而不專於數矣因表而出之於此云

書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為

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為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為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為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于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不可不知也

跋魯公祭李明姪文真蹟後

李明與盧遜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爾傳言者不應居遜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舉自忠節發而史為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敘距師古為四世與忠節為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為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為同五世祖不應公自敘亦如撰歐陽瑾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為公與忠節之五代祖以忠節為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辯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不辯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攷之不精矣是以知歐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為正者不特張許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劉某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鐘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雲溪僊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鐘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壘亦少

衰矣朱文公亦以為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于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題龔生平銀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銀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為天下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于一藝其精密神功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于尊杯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致其世尚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邪將變而益以文邪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通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辭翰後

遼語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寬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闢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以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為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容城劉某書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